白湖活談 全

Carpentier

庚申八月日駒城人書于山海觀

庚申八月日駒城人書于山海觀

白湖話談 全

崔文章

雲英傳

周生傳

相思洞餞客記

山水圖

崔文章 林悌 號白湖

崔文章致遠字孤雲新羅人文昌令冲之子也初羅王召拜崔冲為文昌令於是還家不食而泣其妻問其故曰君不聞之耶吾聞之故文昌令有失其妻者十數吾亦恐見如此之憂故泣之妻亦優憊不能食居旬日冲將家屬至文昌令於是冲乃召邑中老父問曰昔聞此邑有失妻之變果有如此之變乎對曰有之矣冲乃益懼每令群裨雜守其妻而自出於外以治其職一日黑雲起日中天地晦暗風雷暴起電形翻閃守者皆驚伏俄而起視之其妻已失矣乃大驚出而告於冲冲驚懼不自勝焉先時以紅線繫其妻手及其足然後即出於外以治其任及其失妻於是與縣吏李績尋紅線至於衙後日岳巔巖谷下從線由此入但以險塞不得入冲乃呼妻慟哭績跪自慰曰婦人已失矣慟哭何為吾聞之故老曰此巖隙夜則自開公第

還于邑待夜未見可矣冲乃還郡而夜又抵其巖來至谷
下十五步許而良久鳴咽忽於巖石間見有光如燈往視
之果有巖隙自開冲乃喜遂從隙而入其中地廣且沃花
樹叢濃無人有非常之鳥羅滿於花枝矣於是冲喟然稱
嘆顧謂李績曰世間安有如此之地乎必神仙之地也遂
行至幾五十步許有一大家而甚其壯麗正如天宮矣於
是冲聞仙樂之聲竊入花間依窓外因隙竊見有金色黃
猪乃枕其妻之膝臥龍紋席上睡又有佳女幾千羅列擁
後矣先是冲與其妻所約藥囊佩於內帶冲遂囊出藥令
吹於風頭於是聞其香心知崔冲來遂涕泣既已金猪睡
覺問曰是何人間之香嗅也其妻詒之曰風吹香蘭故有
香嗅耳人間香嗅何以至此哉又問曰君何哀而泣也荅
曰吾覲此地與人間殊異我是人間之人恐不長享此地
故泣之金猪曰此地與人間雖異必無死理願勿悲焉妻
仍問曰吾在人間時仙間之人見虎皮而死果有如是之

狸乎猪曰吾未知也但以鹿皮漬於温水中以付頸後則我
亦不有一言而斃矣言訖而假睡妻欲試之恨無鹿皮忽
視所佩鞘綏乃鹿皮也妻潛解鹿皮遂漬於泓付金猪之
頸果不一言而斃焉於是冲與其妻偕返故令十輩賴崔
冲之德皆歸於故鄕矣冲妻所産之兒雖在家之時學
之必矣然向者重被金猪之變冲疑其兒為金猪之子而
棄之於海濱天恤其兒遣天女乳哺養之於是冲妻聞之
謂其夫曰君始以此兒作名金猪之子而棄之海邊實非
金猪之子故天知曖昧之意令天女乳養此兒願令速遣
人招還來冲深感曰吾欲亦還來然始以此兒名為
金猪之子而棄之今若來則人必笑矣是以難之妻曰
君若唾笑為難願作稱病避寓於吏舍如從我言則雖還
此兒君無見人之唾笑矣冲從之先時有靈巫適來衙内
其妻解衣授之問其所居其巫云居於章騎洞李僉使家
前耳至是其妻乃陰使人於巫家請之巫乃至其妻賜巫

帛數十疋仍説曰願為我言於諸吏曰汝貟以其所産之
兒詐為金猪之子而棄於海濱故天憎汝貟罪病而令若
等嵩歸享来則汝貟之病瘳而若等如不得病矣不然則
徒汝貟死矣巫乃許諾曰吾當力言之矣遂起而出仍以
冲妻言具布諸吏乃愕然驚懼俱詣崔冲所寓之舍哭之
甚悲冲令侍人問其故諸吏退而跪白曰我等聞諸靈巫
曰汝貟以棄兒之故獲罪於天今若不還此兒則汝貟之
病必不瘳矣是以哭之冲佯驚曰誠以此兒之故得病於
天吾還享来乃命李績等遣之於是績等入海求兒不得
將欲還来忽聞小兒讀書之聲顧瞻海島其兒獨坐於高
岩之上而讀書矣遂浮海至兒所登巖下而停船仰呼曰
公父母獲病於苦劇願欲見君故我等令爲取公而至於
斯也其兒曰父母始以兒名金猪之子而已棄於此今曾
不小愧而豈欲見耶昔者陽翟大賈呂不韋納美姬知其
有娠而遂献于秦王七朔而生所娠之兒則實是呂氏秦

王猶不敢棄之而况我之慈母社我三月至文昌未幾為
金猪所失逾月得母六朔生我以此觀之則果為金猪子
乎我若金猪之子則我之耳目口鼻豈不如金猪之耳目口
鼻乎然家君始以我詐為金猪之子而乃棄于是則其為
殘忍薄行如何焉然則今何面目往見父母哉強欲見我
〻當入海矣時年甫三歲於是續等乃還具以其兒之語
告冲〻乃悔之曰我之過矣將州人數百至海乃兒為作
臺於海島併樓其中樓臺已成招命其兒名此樓臺其兒
名其臺曰月影始名其樓曰望景樓於是冲乃自責其過
謂兒曰吾其慚於汝仍以鐵杖與其兒還而去五日天僧
數十雲會臺上各以所學競教其兒而由是大悟文理遂
成文章其兒常以鐵杖每書千字于始下沙中以是三尺
之杖幾至半尺矣其兒為聲音清談吟詩詠賦不無中律
一夜聞吟詩之聲乃詠李杜詩聞其聲者莫不賛美會夜
中原皇帝出游後庭猶聞吟詩之聲澄其淡焉問其侍臣

曰新羅儒生咏詩之聲也帝曰新羅雖偏小之國亦有賢士如此萬里絶域之外咏詩而其聲之美尚如斯也而況近之則顧可量歟補善者久之於是帝欲遣才士與新羅儒生使相較才而乃詔群臣選諸學士中文學卓然者二人乃遣之於是學士浮海至月影臺下問於其兒曰汝何為者曰我新羅丞相羅業蒼頭也又問曰汝之年歲幾何答曰六歲耳學士曰汝知學書耶兒曰人不知學何謂人乎學士曰然則試相較藝可乎仍乃作詩曰棹穿波底月其兒曰船壓水中天學士曰水鳥浮還沒其兒曰山雲斷復建學士自知其能不及其兒乃相謂曰年未七歲之兒其才能猶尚如此况新羅之儒文才過人者可勝數歟然則我等雖入新羅何能敵而較藝可乎不如遠去於是乃還中原謂皇帝曰新羅之儒文才高遠者不可勝數而其中又有尤善者雖如臣等百數不能敵也於是帝大怒欲攻新羅乃以綿大褁鷄卵盛以石函又煮黃蠟灌於其中

不令搖動更以銅鉄鑄涵函外不使開見而仍以璽書付
於持函使者曰奉璽書至鷄林不究函中之物而作詩獻
之則汝國屠而滅之於是使者奉璽書至鷄林羅王見之
驚恐於是招會天下明儒白虎館而仍下令諸生曰有能
究函中之物而作詩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會月影臺所
遊之児入京師承相羅業有一女色貌才藝且有節行其
児聞之乃改着弊衣詐稱繕鏡之賈遂詣承相家前呼以
繕鏡於是羅女聞之乃以陳鏡授其乳母而出遣遂從乳
母出于外門之內倚門扉因潜伺之其賈忽見羅女顔色
心以為勞更欲見之故以所操之鏡故墮破之乳母大驚
乃慧撞之其児泣且哀乞曰鏡已破矣撞之何為願以身
作奴以償此鏡乳母入告丞相丶丶乃許焉由是其賈自
號為破鏡奴於是乃命奴養馬焉自後羣馬悉肥無一瘦
瘠者矣一日天上之人雲集山間競獲養馬之芻以與破
鏡矣破鏡乃縱羣馬於野外臥于林下則及暮羣馬乃集

破鏡所臥之處皆向破鏡而俛首列立矣見者莫不嗟美焉於是丞相妻聞之謂丞相曰破鏡貌奇異亦多可服之事意亦非常之人也願君獨此廝役而任之以不賤之役丞相然而從之先是丞相多植新花於東山之下及獨廝役仍命破鏡守視之自後東山之花滋盛小無衰落而鳳凰亦飛巢於花枝矣於是破鏡聞鳳凰之聲乃作悲歌丞相乃入東山翫花而聞於破鏡曰汝之年歲幾許對曰十有一矣又問曰汝知書乎破鏡佯為不知丞相曰我十有一歲尚能知書汝何為不知也對曰我早喪父雖欲學書孰從而學哉丞相戲之曰欲學書乎汝欲學之吾當教之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丞相笑曰易哉、乃還家破鏡亦以為笑居數日破鏡聞羅女欲東山翫花但恥破鏡未果焉破鏡心知之乃告丞相曰令我來此已及數年矣一不往省老母願省母之暇丞相給暇五日於是羅女聞破鏡受由歸鄉里亦入東山翫花作詩曰花笑檻前聲未聽

破鏡隠於花間忽然荅之曰鳥。啼。林。下。涙。難。看。於是羅女
赧然羞怍而還是年春三月諸生上書曰函中之物不可
以窮究作詩矣上甚憂謂侍臣曰善才何以易得荅曰善
才固不可易得大王羣臣之中羅葉文才有餘臣以為可
能究此函中之物作詩也王以為然乃召羅葉[illegible]以石函
曰寡人群臣之中卿之文才有餘可能作書也故委之以
函卿須力究而作詩可乎卿若不能作之吾乃卿之夫人
為宮女也而[illegible][illegible]乎於是羅葉還家抱[illegible]慟哭妻亦哭破
鏡聞之問其人曰承相何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破鏡頗有喜
色於是破鏡折[illegible]花枝往于外廳之內羅女支頤而坐悽
然泣下忽有[illegible][illegible]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人形心以為駭怵因窓隙
見其破鏡乃奉花枝而立外羅女[illegible]而問之破鏡乃跪竊
語曰聞小娘欲翫此花為小娘折來未枯之前受而翫花
羅女乃歔欷太息破鏡慰之曰鏡裡影落之人必使君無
患矣請小娘勿憂而速受此花羅女雖受此花愧而起入

久之羅女猶疑破鏡之言乘間謂承相曰破鏡雖幼童子才學絶人且有神仙之氣吾以為寃此函中之物作詩也丞相曰汝以此事為易發言如是乎若破鏡之為也則天下之名儒一不能作而竟以此函委之於我耶羅女曰諺言曰鶴雖微雀能生大鷲破鏡雖篤安知其生大才乎仍以破鏡無患之語告之曰破鏡若不得作斯詩也何以出此言也願召破鏡試命作詩承相意其頗然乃召破鏡諭之曰汝若究此函中之物作詩非徒厚賞當遂汝意破鏡不可曰雖賜厚賞豈能作詩哉於是羅女聞破鏡之言乃謂承相曰夫人好生惡死人之常情故昔有一人當刑有吏問之曰汝若作詩吾當赦之其人不曉一字而必從其命乃句作詩而况破鏡文學有餘故可能作詩也而佯為不能也今家君脅破鏡以死也則破鏡豈無好生惡死之心而不從哉丞相頻然其計脅破鏡曰汝以吾奴不聽我言罪當斬仍命他奴將下斬之破鏡恐誠斬而佯許之頃之

破鏡乃持函以出坐于中門之外私自語曰此所謂方被
敵兵欲殺謀臣者也如我者雖死不足惜矣未知丞相之
如何耳會丞相妻如廁頻聞破鏡之言入謂丞相曰破鏡
無作詩之意仍以破鏡之語告之於是丞相令乳母諭破
鏡曰汝之文才有餘故可能作詩而汝何有所欲至死不
為也如有所欲母敢隱我而直言之吾當為汝方且尚之
破鏡默然良久曰丞相以我為婿則吾必作詩矣乳母入
報丞相〻〻厲色曰豈有蒼頭為婿之理乎汝言太謬然
更言曰汝能作詩則吾乃畫女顏色而示汝然後求得如
此顏色之女而必娶汝矣令乳母出而告之破鏡含笑曰
雖畫餅於紙上而終日見之何能之有必食然後可為能
腹也仍以足推函而偃卧曰吾雖寸斬不得作詩也乳母
入而白之丞相默然而不語於是羅女徐謂丞相曰令家
君愛我而不聽破鏡之言則後必有悔之事願從破鏡之
言而父母長享富貴亦不榮乎自古以来所可愛者惟獨

人生而已他尚何愛哉丞相曰汝言善哉父母之心以為
畀惡之人而為汝之耦則必有怨心矣故未之許也而今
汝不顧此羞涎欲為父母之心而發如是之言真可謂孝女矣
即與夫人約為婚姻曰今若不聽破鏡之言則懼有後悔
之事夫人曰吾亦惟丞相之言是也乃令侍婢沐浴破
鏡之身以去其垢而更以羅巾拭之然後改着錦衣遂卜日
成禮焉翌朝丞相乃使人於蘭房從之而作詩婚郎曰此
詩之作何難之有吾將究之乃命羅女糊紙於壁自取毛
公乃挾於延指而宿焉於是丞相呼其女曰婿郎作詩耶
對曰詩不作而猶寢矣羅女仍憑几而假寐夕有雙龍從
天而下相交於函上又有五色斑衣之童十數輩奉函而立
乃唱非世之奇歌亦有五色瑞氣出自雙龍之身照貫於
函內函忽自開紅衣青帕之人羅列左右或製詩呼之或
搦筆書之際適被丞相喚人之聲羅女驚悟乃搖其夫而
令悟之於是婿郎睡覺即製其詩大書于糊紙如龍蛇之

動矣其詩曰團〻石中卵〻半玉〻半黃金〻夜〻知時鳥〻含情未吐音〻題畢授其細君而入遺丞相〻〻見之猶不信焉及聞羅女夢中所睹之事然後乃信之遂奉詩詣闕獻于王〻見之乃驚曰卿何知而作也對曰此非臣之所製乃婿之作也是以臣莫知所也於是王遂遣使者奉函及詩獻于皇帝〻〻覽之良久曰卵云者是也而知時之鳥欲啼而未吐音者不可是也乃圻函見其裏綿之卵成雛之形然後始知含情未吐音之句帝乃歎曰眞天下之奇才也於是招學士以詩示之學士等見之或讀而乃上書曰凡在人袖中之物能知製詩者尚鮮況新羅絶域藩籬之人能知中華細微之事而作詩如此其才之廣大為如何哉以此觀之且以中華之大如此之才難得而以偏小之國有如此之才意者從此小國將必有無天國之心乎願陛下須嗅此儒以能知難事之由責問之以防後悔帝深以為然乃招新羅作詩之士於是羅王召丞相羅業曰今皇

帝將欲侵我國而又徵作詩之人卿之婿不得已行然卿婿尚幼送之似難卿無乃代行乎對曰臣亦惟之大王之言是也乃退而還家泣而謂夫人曰今天子招徵我國作詩之人婿郎尚幼不可遣使我代行既已定奪矣夫人下淚而言曰一行則不復生還將爲奈何羅女不勝情理退謂其夫曰君何爲作詩而今又有作詩人之招乎仍告丞相代行之語婿郎曰承相代行則非徒不還必有大禍我將行之羅女曰郎君今棄我而萬里之行則其能復還耶乃愴然溢下婿郎慰之曰君不知耶古人有言曰天生我才必有用今入中國則天子必用我大以封王侯小以拜將相矣吾於此時乃還于茲以視榮於君不亦樂乎況丈夫周流天下自古有之我之此行亦丈夫之道豈有不還之理乎願娘子勿疑焉仍陳承相不可以代行之事謂之曰請以此白于承相而使我行之可也羅女遂曰若乃入上房謂丞相曰婿郎欲自行矣仍以婿郎之所語白之丞

相賢其言曰婚郎發此忠理之言真賢仁人君子矣乃入闕上言曰臣欲令婚郎遣之王曰卿既云躬行今更欲遣婚者何意也對曰臣婚雖幼中原苗脉以千態萬像達而試講必無患矣臣親行則有害無益且臣婚文學倍於臣意氣廣闊比於滄海已知函中之物故徵作詩之人則臣雖代行恐不敢製詩以失我國之體故是以欲令婚遣之矣王以為然許之翌日婚郎乃入闕謁王王問之曰汝之年歲幾許對曰十有二矣王曰汝之年少若此則今入中國何以為之對曰誠以年與體事若為之則天下之儒皆為年壯體大而一不能究函中之物而作詩王驚愕乃誠問曰汝入中原將何事而對于皇帝乎對曰大凡長者之於小者以長者之道遇小者不以小者之道事長者故今中國以長者之道遇小國小國豈敢不以小者之道事大國哉此之不為而將欲侵之以鷄卵盛於石函送于我國使人作詩其後反嫉作詩之人而徵不知邪意也大國之

道果如是反覆乎臣以此欲白于皇帝王大奇其言乃下
床握其手而謂之曰汝入中國後汝之舉家我當復綞貝、
賜衣廪令行以何物餽贐婚郎謝拜曰不顧他物而但顧
五十尺帽耳王即造與之於是婚郎拜謝而出自新羅文
章崔致遠將行中原至海濱烟黨之来餞者不可勝數於
是羅女不勝離恨乃作詩曰白馬進〻漂海煙孤帆去〻
接青天別酒緩歌無妖意長年愁疊夜何眠致遠乃作詩
慰之曰東方夜〻莫愁苦翠黛花顏洽衰耗此去功名當
自取與君冨貴喜君遂浮海至瞻星島下船自不流致遠
問其停長對曰神龍在此必是神龍之邪為然也願設祈
禱致遠從其言下船登島而坐有一年少書生拱手而坐
致遠怪而問之曰汝何為者儒拜謝曰小生乃龍王之子
李牧也又問曰何以至此答曰今聞先生以天下文章至
此欲從受學而待之仍言曰夫我之地與人間有異無孔
子之學故雖欲學書無由得學乎常自歎曰我前世有何

罪惡而今誤生于僻處不得聞孔子之道也料外仰遇文
章天以我授先生也乃邀龍宮致遠固辭儒強請願須臾
入留致遠不得已許諾曰汝家在水中則從何以入也儒
曰乘我背小頃閉目則可入也致遠從其言遂入濤瀾洶
湧之中俄而儒曰已至矣致遠遂開目已至於門下乃立
於階下其儒入報龍王即出拜遂邀入宮對坐龍床乃設
酌慰之致遠行以忙迫固辭龍王曰文章幸為見我弊室
而未留數日卒然遽行於我心有憾〻焉仍曰我之中子
李牧才達過人願與偕行若有大變執能禦之致遠許諾
曰當唯命遂與李牧俱行還至逢處停長於巖下艤船而
泣忽見致遠乃賀曰從何處而來也致遠曰從仙閣而來
也停長曰昨者明公將行祭島上狂風遽起白浪洶湧竊
然盡悔我心以為是祭不敬值此大變而哭之矣今偶然
得見其意甚幸可勝道哉仍問曰在傍之彼儒未知何人
也致遠曰在龍宮水府之賢人也停長曰然則何以到此

也致遠曰聞我將往中原今為見我至此耳昨者風動晝
晦者賢儒来故也遂泛舟而行常有五色雲氣擁蔽帆上
矣至魏耳島適旱為甚萬物赤盡其島人聞文章来到爭
趍迎乞曰此島人不勝苦旱皆占危亡而亦離此島將空
今幸得天下之大賢窮以為顧蒙明公之德而幸免枯死
之命焉且我等聞之凡人賢且文章而苟為致誠禱之天
必應之伏願明公施恵忘勞祈雨于天以救萬民之命若
積明公而得雨則其恩德豈有此量哉致遠謂李牧曰龍
王謂君多有能勇願君發勇灑雨以濟此島將死之命李
牧乃從其命遂入山間有頃黑雲蔽日天地昏暗雨下如
注須臾而水漲島民大悅於是李牧出自山間坐于致遠
之傍少焉雲氣復合雷聲闐闐下雨如初俄有青衣僧持
赤釼而謂李牧曰吾受命於天帝誅汝魔其釼以進李牧
大惧謂致遠曰吾從先生之命未受天命擅矯灑雨天甚
嫉我將受矯制之罪為之奈何致遠曰勿憂而少頃隱身

如此則得免矣於是李牧從其言遂化為蛇隱於致遠所
坐席下天僧謂致遠曰天帝亦以遣我者當誅李牧以明
其罪也今足下隱而不出何也致遠曰李牧有何罪而欲
誅之也天僧曰此島之民父母不孝昆弟不睦其貧賤
凌轢為上風俗如此孔惡故天帝姑不灑雨而今李牧不
有天命而擅管灑雨故天僧之遣我誅之矣致遠曰我為
此島之人乃令李牧灑雨則罪宜在我不在牧也欲誅之
誅余可乎天僧曰天帝命我曰致遠在天上時果作微罪
而落降於人間耳本非人間祿〻之人也汝往斬李牧之
時崔文章若懇〻止之則慎勿矯斬矣乃辭遠天上於是
李牧復化為人問於致遠曰先生在天上時作何罪而落
於人間致遠曰我以月宮未開桂花誣已以開故天帝以
此施罪仍謂李牧曰汝雖龍王之子我曾未見龍身汝為
我試視之牧曰如欲見之非難也但恐先生之驚也致遠
曰以天僧之威而我尚不畏矧見龍身之畏哉李牧曰若

然則吾當變身入山中化為金龍而乃呼致遠〻〻往視
之即失魂仆地而須臾復蘓謂李牧曰吾欲獨行汝速還
去李牧曰家君始以使我侍先生以慰先生之旆行若今
到中原而復還哉致遠曰今我之行幾當中原而亦無可
為之事莫如還往李牧曰先生強欲當還諾此変身以示
先生如何致遠許之於是化為大青龍乃躍大吼聲振
天地而去致遠行至絕江亭舍止休有一老嫗攜酒来饋
仍以侵醬綿與之曰此物雖少必有將用慎勿失之致遠
曰謹受教之至　道傍家有老翁搤腕而問於致遠曰
孺子將安之致遠曰向中原老翁慨然長嘆曰汝今入中
原則必有大患矣汝須慎之若不慎之勢難生還矣致遠
再拜問其故翁曰汝今限五里而行則有大水當道而其
水邊又有佳女左手奉鏡右手奉玉而坐汝見其女致敬
恭拜問之其女詳教之行五里果大水邊有一美女奉鏡
而坐敬以拜謁女問曰何為者致遠曰我是新羅崔致遠

又問曰汝将安往荅曰往中原耳汝将何事而往致遠俱由告之女試之曰夫中原大國也與小國殊異今天子聞君至必設九門然後迎入君矣汝入其門慎勿放心禍将至矣仍探所佩囊中出符書與之仍設曰汝至門外以青書符授之至二門以丹書符授之至三門以白書符授之至四門以黄書符授之至其餘乃以詩荅人之言如此則禍将消矣女仍忽不見至洛陽有一學士問於致遠曰日月懸於天而天者懸於何處耶致遠曰山水載於地而地者載於何處耶汝言拖之載處則吾言天之懸處學士不能荅焉於是天子聞崔文章之至欲誑之乃三門内鑿穴數十丈令樂人納其中試曰崔文章若入来共極奏楽以亂其心畢更以板覆之吐土其上又作四門内設錦帳令虎象入其内然後乃召致遠於是致遠将入門所著帽觸於門上乃歎曰雖以小國之門我帽不觸况大國之門我帽觸耶立而不入帝聞之甚慙即令毁破其門然後更招致

乃入門俄聞地有奏樂之聲即以青書符投之其聲即寢
乃至三門又有樂聲以白書符投之其聲亦寢至四門見
虎象以黃書符投之不敢開口以故得善入於是帝聞致
遠於四門無恙得入乃驚曰固天之所知人也至五門内
有士羅滿左右争相問語不以為應唯作詩與之蓋須刻
之間所製之詩不可勝數矣至御前帝乃下床迎之致遠
上座仍問曰卿究函中之物而作詩乎對曰然之帝曰何
知而作也答曰臣聞之凡賢則雖在天上之物猶能達之
臣雖不敏豈不知函中之物而作詩乎帝甚然之又問曰
卿入三門未聞樂聲耶對曰未聞也於是帝招三門内地
下樂工人鞠問之皆曰臣等共極奏樂之際有青紅白衣
者數十來縛臣等曰天賓至矣何為奏樂之聲無禮耶以
杖撃之故不敢奏樂耳帝大驚乃令人往視坎中大蛇盈
滿矣帝益奇之曰崔致遠非常人也不可忽也於是帳御
飲酒從官皆如天子居矣一月帝與致遠相語移日而其

動靜語默有異人故帝以常日之事雖貴然朕非親見不
足盡信朕試視之於是因食時先以毒藥置飯中及上食
致遠常知而不食帝問其故致遠曰毒藥在中故不食耳
帝曰何以知之對曰臣之所居幕上有鳥鳴焉故知之矣
帝撤席而坐曰朕未見卿才今觀所為其所過人從可知
矣愈益厚待焉會是年秋大會天下儒士而乃設科塲試
儒八萬五百八數致遠亦觀光得為壯元帝曰崔致遠以
小國之儒卓居其魁甚可貴也仍賞賜累鉅萬帝乃會登
科儒士於前殿而使之製詩俄有雙龍從天而下取含致
遠所製之詩而升天矣於是帝聞之招謂致遠曰卿何謂
作詩而天乃取去耶致遠乃讀其書而帝聽之曰如此之
作天無乃取去耶遂封文信侯居數年黃巢賊聚衆至三
萬人帝欲破郡縣連年討之不克帝以致遠為將乃遣討
賊致遠至黃巢不與戰唯為書遣賊ヽ遂降於是致遠擒
魁首而逐帝大悅益封食邑且賜黃金四萬鎰恩幸於群

臣無仁由是大臣大嫉之多讒之曰崔致遠以為中國雖
大不如小國也於是帝大怒乃謫致遠於江南島上而絶
食致遠常以老嫗所授沆綿醬夜令濕露節而飮之以是
得不至死居一月帝欲知致遠死否乃使人呼之致遠心
知其意以微聲應之使者還曰幾死矣於是諸大臣嘲毁
致遠曰崔致遠以小國微隷之人來於中國萬端欺上幸
得祿位恃勢驕人今反取其殃而餓死矣會南國使者奉
貢如元過致遠所謫之島忽見島上有儒生與僧共坐而
讀書又有天女數十羅列唱歌矣使者遂停艇久視之致遠
作詩與之使者仍行至元乃以儒生所製之詩獻于帝曰
一儒生與僧共坐天女數十輩羅列唱歌團欒而所製給
也帝召群臣以詩示之曰觀其詩意雖若致遠所製之詩
於絶食三朔豈有生命之理乎必致遠魂靈之所製於是
帝使人試招致遠、、高聲應之曰汝何為者每呼我名
仍叱罵不已使者還奏曰致遠非徒不死乃高聲應之帝

大驚曰此必天之所恤之人也不可死矣又使人招還致遠奉命而至洛陽帝御宣室乃揖而迎之問曰卿在外三月何不一見夢寐耶仍言曰語云普天之民莫非王臣普天之地莫非王土以此言之則汝雖新羅之人亦我之人汝王亦我之臣而叱我使者何也致遠畫字于空中躍坐其上曰是亦陛下之地乎帝大驚下床頓首謝之致遠謂帝曰陛下信聽小人之讒令臣至死故今欲還我國仍袖出諸字擲之於地即化爲青獅也遂乘其獅騰入雲間而去至新羅地境見有人民聚於溪邊致遠問友人〻〻誑之曰國王出遊矣致遠信之遂往見之乃獵人也謂友人曰吾爲汝所賣矣遂騎驢而上洛至東門外適羅王見致遠騎驢而過之乃令人捕捉致遠於前仍責曰予欲誅汝爲其功多不忍深罪汝自今以後毋令見我由是致遠得罪於羅王遂將家人入伽倻山不知所終

雲英傳

壽聖宮故安平大君舊宅也在長安城西仁王山之下山川秀麗龍盤虎踞社稷在其南慶福在其東仁王一脉逶迤而下臨宮畔起雖不高峻而登臨俯覽則通衢市廛滿城第宅基布星羅歷歷可指宛若列綠分派東望則宮闕縹緲複道橫空雲烟積翠朝暮獻態眞所謂絶勝之地也一時酒徒射伴歌兒笛童騷人墨客三春花柳之時九秋丹楓之節則無日不遊於其上吟風咏月嘯詠忘歸青坡士人柳泳館聞此園之勝累思一遊焉而衣裳濫縷容色埋沒自知為遊客之取笑足將進而趑趄者久矣萬曆辛丑春三月既望沽得濁醪一壺而既乏童僕又無朋知躬自佩壺獨入宮門則觀者相顧莫不指笑生慙而無聊仍入後園登高看望則新經兵燹之餘長安宮闕滿城華屋蕩然無遺壞墻破瓦廢井頹砌草樹茂密唯東廊數間巋然獨存生步入西園泉石幽邃則百卉叢芊影落澄潭滿地落花人跡不到微風一起香氣馥郁生獨坐巖上仍咏東

坡我工朝元春半老滿地落花無人掃之句輒解所佩酒壺飲之醉卧岩邊以石支頭俄而酒醒擡眼視之則遊人盡散山月已吐烟籠柳條風動花香時聞一聲款語隨風而至生異之起而視焉有一少年與艷色青娥班荊對坐見生至欣然起迎生與之揖仍問曰秀才何許人來卜其晝只卜其夜少年微哂曰古人云傾蓋若舊正謂此也相與鼎足而坐語女低聲呼兒則有二叉鬟自林中出來女謂其兒曰今夕邂逅故人之處又逢不期之佳客今日之夜不可寂寞而度汝可備酒饌兼持筆硯而來二叉鬟承命而往少焉而返飄然若飛鳥之往来琉璃罇盛紫霞酒珎果綺饌列於銀盤以白玉盞酌而飲之佳味肴饌皆非人世所有酒三行女口號新詞以勸酒其詞曰重〻深處別故人天緣未絕見無因為雲為雨夢非真幾番陽春到繁華消盡往事成塵土空使今人淚滿巾歌竟欷戲飲泣珠淚滿面生異之起而拜曰僕非錦繡之腸早事儒業稍

知文墨之功今聞此詞格調清越而意思悲凉甚可怪也今夜之會月色如晝清風徐来有足可賞而相對悲泣何哉一杯相屬情義已孚而姓名不語懷抱未展亦可疑也生先言已名而强之少年嘆息而荅曰不言姓名其意有在君欲强之則告之何難所可道也言之長也愀然不樂者久矣乃曰僕姓金年十歲能詩文有名學堂而十四歲登進士第二科一時皆以金進士稱之僕以年少俠氣志慮浩蕩不能自抑又以此女之故將父母之遺體竟作不孝之子天地間一罪人〻〻之名何用强知此女之名則雲英彼兩兒一名宋玉一名綠珠皆古安平大君宮女也生曰言出而不盡初不如不言之為愈也安平盛時之事進士傷懷之由可得聞其詳歟進士顧雲英曰星霜屢易日月久矣其時之事汝能記憶否雲英曰中心蓄冤何日忘之妾試言之郎君在傍補其闕漏乃言曰莊憲大王子八大君中安平大君最為英睿上甚愛之賞賜無數故田

民財貨獨步諸宮年十三出居私宮〻〻即壽聖也以儒
業自任夜則讀書晝則或賦詩或書隸未嘗一刻之過放
一時文人才士咸萃其門較其長短或至鷄鳴參橫講論
不怠而大君又工於筆法名於一國文廟存邸時每與集
賢殿諸學士論安平筆法曰吾儕若生於中國雖不及王
逸少豈下趙孟雪乎稱賞不已一日大君語宮人曰天下
百家之才必就安靜處做工而後可成都城門外山川寂
寞閭落稍遠於此做業可以專精即構精舍數十間于其
上名其堂曰匪懈堂築一壇于其側名曰盟詩壇皆顧名
思義之意於是文章鉅筆咸聚其壇文章則成三問爲首
筆法則崔興孝爲首雖然皆不及於大君之才也一日大
君乘醉呼諸侍女曰天之降才豈獨豐於男而嗇於女乎
今世文章自許者不爲不多而皆莫能相上無出類拔萃
者汝等亦勉之哉於是宮女中擇其年少美姿容者十人
教之先授諺解小學讀誦而後庸學論孟詩書通宋盡教

之又抄李杜唐音數百首教之五年之内果皆成才大君入則使妾等不離眼前作詩斥正第其高下用賞罰以為勸奬之地其卓犖之氣像雖未及於大君而音律之清雅句法之婉熟亦可以窺盛唐詩人之藩籬也十人之名則小玉芙蓉飛瓊翡翠玉女金蓮銀蟾紫鸞寶蓮雲英〻〻即妾也大君皆甚撫恤常鎖畜宫門使不得與人對語日與文士盃酒戰藝而未嘗以妾等一番相近者蓋慮外人之或知也常下令曰侍女一出宫門則其罪當死外人知宫女之名則其罪亦死一日大君自外而入呼妾等曰今日與文士某〻飲酒有一抹青烟起自宫中樹或籠城堞或飛山麓我先占五言絶句一首使坐客次之皆不稱意汝等以年次各製以進小玉先呈

緑烟細如織隨風半入門依微深復淺不覺近黃昏

九人相續製進

飛空遙帶雨落地復為雲近夕山光暗幽思向楚君右芙蓉詩

覆花蜂失勢籠竹鳥迷巢黃昏成小雨窓外聽蕭〻右翡翠

詩
少杏難成眼孤螢獨保青輕陰暫見重日暮又黃冥
右飛瓊詩
蕊日輕飆細橫山翠帶長微風吹漸散猶濕小池塘右玉女詩
山下寒烟積橫飛宮樹邊風吹自不定斜日滿青天右金蓮詩
山谷繁陰起池臺綠影流飛歸無處覓荷葉露珠圓右銀蟾詩
早向洞門暗橫連高樹低須臾忽飛去西岳與前溪右紫鸞詩
望遠青煙細短壑春佳人破織紈胸風獨惆悵飛去落巫山右妾詩
短壑春陰裏長安水氣中能令人世上忽作翠珠宮右寶蓮詩大君看罷大驚曰雖比於晩唐之詩亦可伯仲而謹以下不可執鞭也再三吟詠莫知其高下良久曰芙蓉詩愚戀楚君余甚嘉之翡翠詩比前騷雅小玉詩意思飄逸末句有隱〻然餘志此兩詩當為居魁又曰我初見詩優劣莫辨一再玩繹則紫鸞詩之意思深遠令人不覺嗟嘆而蹈舞也餘詩亦皆清好而獨雲英之詩顯有惆悵思人之意未知其所思者何人似當問訊而其才可惜故姑置之妾

即下庭伏泣而對曰遣辭之際偶然而發豈有他意者今見疑於主君妾萬死無惜大君命之坐曰詩出於性情不可掩匿汝勿復言即出彩錦十端分賜十人大君未嘗有私於妾而宮中之人皆知大君之意在於妾也十人皆退在洞房畫燭高燒七寶書案置唐律一卷論古人宮怨詩高下妾獨倚屏風悄然不語如泥塑人小玉顧見曰日間賦煙之詩見疑於主君以此隱憂而不語乎抑主君向意當有錦衾當夕之歡故暗喜而不語乎心中所懷蓋未可知也妾斂衽而答曰汝非我安知我之心哉我方賦一詩搜奇未得故苦思不語耳銀蟾曰思之所向心不在焉故傍人之語如風過耳汝之不語不難知也我將試之以牕外蒲萄架爲題使作七言四韻促之妾應口即吟曰蜿蜒藤蔓似龍行翠葉成陰總有情暑日嚴威能徹照晴天寒影返虛明抽絲攀檻如留意結果垂珠欲效成若待他時應變化會乘雲雨上三清小玉朗吟久之起而拜曰真天

下之奇才也風格之不高雖似舊調而蒼卒製作如此〻
則詩人之最難處也我之心悅誠服如七十子之服孔子
也紫鸞曰言不可不慎也何其許與之太過耶但文字姹
曲且有龍騰之態則有之矣一坐皆曰確論妾雖以此詩
解之而羣疑猶未盡釋翌日門外有車馬騈闐之聲閽者
奔入告曰衆賓至矣大君掃東閣迎入皆一時文人才士
坐定大君以妾等所製賦煙之詩示之滿座大驚曰不意
今日復見盛唐音調非我等所可比肩也如此至寶進賜
從何得之大君微笑曰何爲其然也童僕偶得於街上而
來未知何人所作而想必出於閭閻才士之手羣疑未定
俄而成三問至曰才不借於異代自前朝迄于今六十餘
年以詩名於東國者不知其幾人或沉渴而不雅或輕清
而浮淺皆不合於音律失其性情今觀此詩風格清真意
思超越小無塵世之態此必深宮之人不與俗人相接只
讀古人之詩而晝夜吟誦自得於心者也詳味其意其曰

陶風徜惝悵者有思人之意孤篁徜保青者有守貞節之
意其曰風吹自不定者有難保節之態其曰幽思向楚君
者有向君之誠其曰荷葉露珠畱者西岳與前漢者非天
上神仙則不得如此形容調格雖有高下而薰陶氣像則
大約皆同進賜宮中必儲養此十仙人願無隱一見大君
內自心服而外不領可曰孰謂謹甫有詩鑑乎哉我宮中
豈有此等哉可謂惑之甚也于時十人從窓隙而暗聞莫
不歎服是夜紫鸞以至誠問於妾曰女子生而願爲之有
家父母之心皆有之汝之所思未知何許情人問汝之形
容日漸減舊以情悃問之幸須無隱妾起而謝曰宮人甚
多恐有屬垣不敢開口今承悃愊何敢隱乎上年秋黃菊
初開紅葉新凋之時大君徜堂使侍妾磨墨張廣縑寫四
韻十首小童自外進曰有年少儒生自稱金進士請見之
大君喜曰金進士来矣使之迎入則布衣韋帶趨進上階
如鳥舒翼當席拜坐容儀若神仙中人大君一見傾心即

移席對坐進士避席而拜謝曰猥蒙盛眷屢辱尊命今承謦咳無任竦懼大君慰之曰久仰聲華坐屈冠蓋光動一室賜我百朋進士初入已與侍女相面大君以進士年少儒生中心易之不令妾等避之大君謂進士曰秋景甚好願賜一詩以此堂生彩進士避席而辭曰虛名蔑實詩之格律小子何敢知乎大君以金蓮唱歌芙蓉彈琴寶蓮吹簫飛瓊行盃以妾奉硯于時妾年少女子一見郎君魂迷意亂郎君亦顧妾而含笑頻頻送目大君謂進士曰我之待君誠款至矣君何惜一吐瓊琚使此堂無顏色乎進士即握管書五言四韻一首曰　旅鴈向南飛宮中秋色深水寒荷折玉霜重菊垂金綺席紅顏女瑤絃白雪香流霞一斗酒先醉意難禁大君吟詠再三而驚之曰真所謂天下之奇才也何相見之晚耶侍女十人一時回顧莫不動容曰此必王子晋駕鶴而來塵寰豈有如此人哉大君把杯而問曰古之詩人孰為宗匠進士曰以小子所見言之

李白天上神仙長在玉皇香案前而来遊玄圃餐盡玉液不勝醉與折得萬樹琪花隨風雨散落人間之氣像也至於盧王海上仚人日月出没雲華變化滄波動揺鯨鬼吐波島嶼蒼茫掌樹四鬱浪花菱葉水鳥之歌蛟龍之淚撒於胷襟雲夢之中此詩之中造化孟浩然音響最高此學師曠習音律之人李義山學得仙術早没詩魔一生編什無非鬼語也自餘紛紛何足盡陳大君曰日典文士論詩以草堂爲首者多此言何謂也進士曰然以俗儒所尚言之循膾炙之悦人口子美之詩真膾炙也大君曰百體具備比興極精豈以草堂爲輕哉進士謝曰小子何敢輕之論之長處則如漢武帝御未央憤四夷之猾夏命將薄伐百萬貔貅之士連亘數千里餘言其長處則如使相如賦長楊馬遷草封禪求神仙則如使東方朔侍左右西王母獻金桃是以杜甫文章可謂百體之備矣而至比於李白則不啻如天壤之不侔江海之不同也至比王孟則子

羨驅車先適而玉孟執鞭争途大君曰聞君之語腦中蘇
豁悅若御長風上太清第杜詩天下之高文雖不足於樂
府豈與玉孟争途哉雖然姑舍是願君又賡一吟使此堂
增倍一般光彩進士即賦七言四韻書桃花紙進呈曰
煙散金塘露氣凉碧水如天夜何長微風有意吹垂箔皓
月多情入小堂庭畔陰開松反影盃中波浮菊垂香阮公
雖少頗能飲莫怪甕閒醉後狂大君益奇之前席携手謂
進士曰非今世之才非余之所得以論其高下且非徒能
文筆畫又極神妙天之生君於東方必非偶然也又使草
書揮筆之際筆點誤落於妾之手指如蠅翼妾以此爲榮
不爲拭除左右宮人咸顧微笑比之登龍門時夜將半更
漏相催大君欠伸思睡曰我醉矣君亦退休勿忘明朝有
意抱琴來之句明日大君再三吟詠其兩詩而嘆曰當與
謹甫争雄而其清雅之態過之矣妾自是寢不能寐食不
能甘不覺衣帶之緩汝未能識之乎紫鸞曰我忘之矣今

聞汝言悅若酒醒其後大君頻接進士而未嘗以妾等相近故妾每從門隙而窺之一日以薛濤牋寫一絶句曰布衣革帶士玉貌如神仙每向簾間望何無月下緣洗顔淚作水彈琴恨鳴絃無限胸中怨擡頭獨訴天以詩及金鈿一雙同裹重封十襲欲寄進士而無便其夜月夕大君開酒大會賓客盛稱進士之才以詩示之俱各傳觀稱贊不已皆願一見大君即送人馬請之進士至而就坐形容瘦癯風槩消沮殊非昔日之氣像大君慰之曰進士未有憂楚之心而先有澤畔之憔悴乎滿坐大笑進士起而謝曰僕以賤寒儒生猥蒙進賜之寵眷福過災生疾病纏身食飮專廢起居須人今承厚招扶曳來謁矣滿坐皆歛膝致敬進士以年少儒生坐於席末與內外只隔一壁夜已將闌衆賓皆醉妾穴壁作孔而窺之進士亦知其意向隅而坐妾以封書從穴投之進士拾得歸家拆以視之悲不自勝不忍釋手思念之情倍於曩時如不能自存欲答書以

寄而青鳥無憑徒自愁歎而已聞一巫女居在東門外以
灵異得名出入其宮中甚見寵信進士訪至其家則其巫
年三十姿色殊美早寡以淫女自處見生至盛備酒饌而
待之進士把杯不飲曰今日有忙迫之事明朝再來矣翌
日又往則亦如之進士不敢開口且曰明日又來矣巫見
進士之容貌脫俗中心悅之而連日來往不出一言意謂
年少之人必以羞澁不言我先以意挑之挽留繼夜要以
同枕明日沐浴梳洗盛態凝粧多般盛餙布滿花氈瓔瓏
席使小婢坐門外候之進士又至見其容餙之華鋪陳之
美中心怪之巫曰今夕何夕見此玉人進士意不在焉不
答其語愀然不樂巫曰寡女之家年少之男何往來之不
憚煩進士曰巫若神異則豈不知我來之意乎巫即就灵
坐拜于神搖鈴擲琴遍身寒戰頃之動身而言曰郎君誠
可憐也以岨峿之策欲遂其難成之中非但其意不成未
及三年其為黃泉下之人哉進士泣而謝曰巫雖不言我

亦知之然中心結悶百藥未解若因神巫幸傳尺素則死亦榮矣巫曰卑賤之巫女雖因神祀時或出入而非有招命則不敢入而雖然爲郎君試一往焉進士自懷中出一封書以贈曰愼無枉傳以作禍機巫直入宮門則宮中之人皆怪其來巫權辭以對仍得間目引接于後庭無人處以封書敬授之妾還房拆視之其書云一自目成之後心飛魂越不能定情每向城西幾斷寸腸曾因壁間之傳書敬承不忘之玉音開未盈而煙塞胸中讀未半而淚滴濕字寢不能寐食不能咽病入膏肓百藥無效九原如可見惟願溘然而從蒼天俯憐鬼神黙佑倘使生前一洩此恨則當粉身磨骨以祭于天地百神之靈矣臨楮哽咽夫復何言書下復有一詩云樓閣重重掩夕扉樹陰雲影總依微落花流水隨溝出乳鷰含泥趂檻歸欹枕未成蝴蝶夢眼穿懸望鴈魚稀玉容在眼何無語草綠鶯啼淚濕衣妾覽罷聲斷氣塞口不能言淚盡繼血隱身於屏風之後惟

畏人知自是厥後頃刻不得忘如癡如狂見於辭色主君
之疑信不虛矣紫鸞亦恐女及聞此言含淚而言曰詩出
於性情不可欺也一日大君呼翡翠曰汝等十人同在一
室業不專一當分五人置之西宮妾與紫鸞銀蟾玉女翡
翠即日移焉玉女曰幽苑細草芳林正似山家野庄真所
謂讀書堂也妾答曰既非舍人又非尼僧而鎖此深宮真
所謂長信宮也左右莫不嗟悵其後妾欲作一書以致意
於進士以至誠事巫請之甚懇而終不肯来盖不無挾感
於進士之無意於渠也一夕紫鸞密言于妾曰宮中之人
每歲仲秋浣紗於蕩春臺下之水仍設盃酌而罷今年則
設於昭格署洞而往来尋見其巫則此第一良策妾然之
昔待中秋度一日如三秋翡翠微聞其語佯若不知而語
妾曰汝初来時顔色如梨花不施鉛粉而有天然綽約之
姿故宮中之人以虢國夫人稱之比来容色減舊漸不如
初是何故耶妾答曰稟質虛弱每當炎節則例有暑渴之

病梧桐葉落緗幕凉生則自至稍蘸矣翡翠賦一詩戲贈
無非玩弄之態而意思絶妙妾奇其才而羞其弄荏華繫
月萠屆清秋凉風夕起細菊吐黄草虫歛聲皓月流光妾
中心自喜而不形於言語閒銀蟾曰尺素佳期近在今夕
人間之樂豈異於天上乎妾知西宮之人已不可隱以實
告之願勿使南宮人知之乎時鴻雁南飛玉露成團清溪
浣紗正當其時欲與諸女牢約日期而議論甲乙未定浣
濯之所南宮之人曰清溪白石無踰於蕩春臺下西宮人
曰昭格署洞泉石亦不下於門外何必捨邇求諸遠乎南
宮固執不許夜至未决而罷其夜紫鸞曰南宮五人小玉
主論我以詐可回其意以玉燈前導至南宮金蓮喜迎曰
一分西宮如隔秦楚不意今夕玉舃屆陶深謝厚意小玉
曰何謝之有此乃説客也紫鸞歛衽正色曰他人有心予
忖度之其子之謂歟小玉曰西宮之人欲往昭格署洞而
我怖堅執故汝中夜來訪其謂説客不亦宜乎紫鸞曰西

宮五人中吾㑑往城内也小玉曰㑑思城内其意何居紫
鸞曰吾聞昭格乃祭天星之處而洞名三清云吾儕十人
必是三清内仙人誤讀黃庭經謫下人間既在塵寰則山
家野村農墅漁店何處不可而牢鎖深宮有若籠中之鳥
聞黃鸝而嘆息對楊柳而戲欷至於乳鸞雙棲禽鳥兩眠
草有合歡木有連理無知草木至微禽鳥亦稟陰陽莫不
交歡吾等十人㑑有何罪而寂寞深宮長鎖一身春花秋
月伴燈消魂虛擲青春之年空遺黃壤之恨賦命之薄何
其至此之甚耶人生一老不可復少子更思之寧不悲哉
今可沐浴於清川以潔其身入于太乙祠叩頭百拜合手
祈祝冀資冥佑欲免來世之如此若也豈有他意哉凡我
一宮之人情若同氣而因此一事疑人於不當疑之地緣
我無狀言不見信之致也小玉起而謝曰我獨理未瑩不
及於君遠矣而初不許城内者城中素多無賴俠客之徒
慮有強暴意外之辱故疑之今汝能使余不遠而復䌷自

今雖白日昇天吾可從之憑河入海吾亦從之所謂因人成事而及其成功則一也芙蓉曰凡事心定上言定末兩人爭之終夜未決事不傾矣一家之事主君不知而僕妾容議心不忠矣日間所爭之事宵未半而屈之人不信矣且清秋玉川無處無之今欲改轍亦不宜矣一舉而有此五失妾不敢從命寶蓮曰言者文身之具謹與不謹慶殃隨至是故君子之慎之守口如瓶漢時丙吉張相如終日不語而事無不成嗇夫喋喋利口而張釋之奏詆之以妄觀之紫鸞之言隱而不發小玉之言強而勉從芙蓉之言務在文飾皆不合吾意今此之論妾不與焉金蓮曰今夜之論終未歸一我且穆卜即展義經而占之得卦辭之曰明日雲英必遇丈夫矣雲英容貌舉止非人世間者也主君傾心已久而雲英以死拒之無他不忍負夫人之恩也主君之威令雖嚴而恐傷雲英之身不敢近之今舍此寂寞之處而欲往彼繁華之地遊俠年少見其姿色則必有

喪魂欲狂者矣雖不能相近指點送目斯亦辱矣前日主
君下令曰宮女[illegible]出門外人知名其罪可死今此之行妾
不與焉紫鸞知其事而不濟憮然不樂方欲辭去飛瓊泣
而摻羅帶強留之以鸚鵡盃酌雲乳酒歡之左右皆飲金
蓮曰今夕之會務在從容而羅飛瓊之泣妾實悶之飛瓊
曰初在南宮時與雲英交道甚密死生榮辱約與同之今
雖離居寧忍之忘前日主君前問安時見雲英於堂前纖
腰瘦盡容色憔悴聲音細縷若不出口起拜之際無力仆
地妾扶而起以善言慰之雲娘答曰不幸有疾朝夕將死
妾之微命死無足惜而九人文章才華日就月將他日佳
篇麗什儻動一世而妾必不及見矣是以悲不能禁其言
頗極凄切妾為之下淚到今思之其疾祟在於所思也嗟
呼紫鸞雲娘之友也欲以垂死之人置之於天壇之上今
日之許若不得成則泉壤之下死不瞑目怨歸南宮其有
免乎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今此之論善

乎小娘既許三人既順豈可半塗而廢乎設或洩事雲娘獨被其罪於他人有何哉小玉曰妾不為再言當為雲英死之紫鸞曰從之者半不從者半事不諧矣欲起去而還坐更探其意或欲從之而以兩言為恥紫鸞曰天下之事有正有權權而得中是亦正矣豈無變通之權而膠守前言乎左右一時從之紫鸞曰余非好辯而為人謀忠不得不通飛瓊曰古者蘇秦能使六國合從今紫鸞能使五人承順可謂辯士矣紫鸞曰蘇秦佩六國相印今五人以何物贈之乎金蓮曰合從六國之利也今此承順有何所利於五人相對大笑紫鸞曰南宮之人皆作善而能使雲英復續垂死之命豈不拜謝仍起而再拜小玉亦起而拜紫鸞曰今日之事五人從之上有天下有地燈燭照之鬼神臨之明日豈有何意乎仍起拜而去五人皆拜送于中門之外紫鸞歸語妾妾付壁而起再拜而謝曰生我者父毋活我者娘子也入地之前誓報此恩坐而待朝入而問

安退會於中堂小玉曰天朗水冷正當浣紗之時今日設
帳于昭格暑祠可乎八人皆無異辭妾退還西宮以白羅
衫書滿腔哀怨而懷之與紫鸞故為落後謂執鞭童僕曰
東門外巫女最為靈驗云我將往其家問其病而行童僕
如其言至其家遜辭哀乞曰今日之來本欲為一見進士
耳可急走伻通之則終身報恩巫女如其言送人則進士
顛倒至矣兩人相見不能出一言相視流涕而已妾以封
書給之曰乘夕當還郎君可於此留待即上馬而去進士
拆封視之其書曰曩者巫山神女傳致一札琅琅玉音滿
紙丁寧擎奉三復悲歡交極意不自定即欲答書而既無
信便且恐漏泄引領懸望欲飛無翼腸斷魂消只待死日
而未死之前憑此尺書吐盡平生之懷伏願郎君留神焉
妾鄉南方也父母愛妾偏於諸子中出游嬉戲任其所欲
故園林水涯梅竹橘樹之陰日以遊翫為事管磯釣魚之
徒羅收弄笛之兒朝暮入眼其他野山之態田家之興難

以毛舉父母初教以三綱行實七言唐律年十三主君招
之故別父母遠兄弟来入宮中不禁歸思之情以蓬頭垢
面繿縷衣裳欲為觀者之陋伏庭而泣宮人曰有一朶蓮
花自生宮中夫人愛之無異已出主君亦不已尋常待見
視之宮中之人莫不親愛如骨肉一自從事學文之後頗
知義理能審音律故年長宮人莫不敬服及徙西宮之後
琴書專一所造益深凡賓客所製之詩無不掛眼恨不得
為男子立身揚名於當世而空為紅顏薄命之軀一閉深
宮終成枯落而已人生一死之後誰復知之是以恨結心
曲怨填胸海停刺繡而付之燈火罷織錦投杼下機裂破
羅帷折其玉簪暫得酒興則挽屐散步剝落階花手折庭
草如癡如狂情不自抑上年秋月之夜一見君子之容儀
意謂天上之仙人謫下人間妾之容色最出九人之下而
有何宿世之緣那知筆下之一點竟作胷中怨結之祟以
簾間之望擬作奉箒之緣以夢中之見將續不忘之恩雖

無一番衾裡歡玉貌芳容恍在眼中梨花杜鵑之啼梧桐
秋夜之聲慘不忍聞庭前細草之生天涯孤雲之飛慘不忍
見或倚屏而坐或憑欄而立搥胸頓足仰訴蒼天不識郎
君亦念妾否只恨此身未見君子之前先自溘然則地老
天荒此恨不泯今日浣紗之行兩宮侍女皆已畢集故不
得久留於此淚和墨汁魂結羅纓伏願郎君俯賜一覽又
以拙句謹答前惠非此之為美以寓永好之意其文一則
相思之詩也是夕來時紫鸞與妾又先出而向東門之外
則小玉微笑賦一絶以贈之無非譏妾之意也妾中心羞
赧而含忍受之其詩曰太乙祠前一水回天壇雲盡九門
開細雨不勝狂風急暫避林中日暮來飛瓊即次其韵金
蓮寶蓮芙蓉相繼次之亦皆譏妾之意也妾騎馬先來至
巫家則巫頭有含慍之色向壁而坐不借顔色進士抱羅
衫終日飲泣喪魂失性尚不知妾之來妾解左手所着雲
南玉色金環納于懷中曰郎君不以妾為菲薄屈千金之

軀来待陋舍妾雖不敏亦非木石豈不以死許之妾若食
言有此金環行色忽遽起而將別流涕如雨與進士附耳
語曰妾在西宮郎君乗夕由西墻而入則三生未盡之
緣庶可續此而成矣言訖拂衣而去先入宮門則八人繼
至夜已二更小玉與飛瓊明燭前導而来西宮曰日昨之
詩出於無情而語涉戱翫是以不避深夜負荊来謝耳紫
鸞曰五人之詩皆出於南宮而一自分宮之後頗有形迹
有似唐時牛李之黨何不為其然也雖然女子之情則一
也久閉雖宮長吊隻影所對者燈燭而已所為者絃歌而
已百花含葩而笑雙燕交翼而戱薄命妾等同鎖深宮覽
物悵春情思如何朝雲感神頻入楚王之夢王母仙女幾
參瑤池之宴女子之意宜無異同而南宮之人何猜與姮
娥皆守真節不悔靈藥之偷飛瓊與玉女皆不禁淚流曰
一人之心即天下人之心也今感承教悲慽之心油然而
出矣起拜而去妾謂紫鸞曰今夕妾與進士有金石之約

今若不来明日必踰墻而来矣来則何以待之紫鸞曰綃
帳重〻綺席爛爛有酒如河有肉如山有不来〻則待之
何難其夜果不来進士密窺其處則墻垣高峻自非身長
羽翼莫能至矣還家脉〻憂形於色其奴名特素稱能而
多術見生顔色進而跪曰進士主必不久於世矣伏庭而
泣進士悉陳其情特曰何不早言吾當圖之即造梯橋甚
為軽捷能捲舒捲之則如貼屏風舒之則五六丈而可運於
掌上特教之曰特此橋上宮墻而還捲舒之於内下之来
時亦如之進士使特試於庭果如其言甚佳之其夕将往
特自懐中給出狗毛皮襪曰非此難往進士着而行之軽
如飛鳥地上無足聲進士用其計踰内外墻伏於竹林中
月色如晝宮中寂寞少焉有人自内而出散步微吟進士
披竹出頭曰有人来此矣其人咲而答曰郎出〻〻進士
趍而揖曰年少之人不勝風流之興冒犯萬死敢至于此
願娘憐我憫我哀我恤我紫鸞曰苦待進士之来若大旱

之望雲霓今幸得見妾等其蘇矣願郎君勿疑焉即引而
入進士由層階循曲欄疎肩而入妾開紗牕明玉燭而坐
獸形金炉燒鬱金香琉璃書案展太平廣記一卷見生至
起而迎拜郎亦荅拜以賓主之禮分東西而坐使紫鸞設
珍羞綺饌而酌紫霞酒飲之酒三行進士佯醉曰夜如何
其紫鸞會其意即垂帳閉門而出妾滅燭同枕喜可知矣
夜已向晨群鷄報曉進士起而去自是以後昏入曉出無
夕不然情深意密自不能知止墻内雪上頗有跫痕宫人
皆知其出入莫不危之一日進士忽慮好事之終成禍機
中心大懼忽〻不樂特自外而進曰吾功甚大迄不論賞
可乎進士曰置余懷中不忘早晩當賞之特曰今見顔色
亦似有憂未知何故耶進士曰未見則病在心骨既見則
罪在不測若之何不憂特曰然則何不竊負而逃進士然
之其夜進士以特之謀問妾曰特之為奴素多智謀以此
計指揮其意如何妾許之曰妾之父母家財最饒故妾来

時衣服寶貨多載而來且至宮之後君之所賜甚多此物不可棄置而去今欲運之則雖馬十匹不能盡輸矣進士故語特々大喜曰吾友有力士二十人而日以強劫爲事國人莫敢當而與我深結唯命是從使此輩運之則雖泰山可移也使此輩扶護進士則萬人不敢敵千萬勿疑進士入語妾々然之夜々搜給七日之夜盡輸于外特曰如此寶重如山積置于本宅則大上典必疑之積置于奴家則隣人亦疑之無已則掘坑於山谷中深瘞堅守之可矣進士曰若或見失則吾與汝難免盜賊之名矣汝可慎守之可矣特曰吾計如此之深吾友如此之多天下無難事況特持長劍晝夜不離則吾目可抉而此寶不可棄吾足可刖而此寶不可奪願勿疑訝盖特意得重寶而後與進士引入山谷屠滅進士而妾與財貨自占之計而進士迂儒不知也大君以前構匪懈堂欲得佳製懸板而諸客之詩皆不滿意强邀進士設宴邀之進士一揮而就文不可

點山水景色堂構之所容無不盡焉而可以驚風雨泣鬼
神大君句句稱賞曰不意今日復見王子安吟咏不已但
一句有隨墻暗窃風流之曲語停口疑之進士起而拜白
醉不省人事願言辭退大君命童僕附而送之翌日之夜
進士語妾曰可以去矣昨日之詩疑入大君之意今夜不
去恐有後禍妾對曰昨日夢見一人狀貌獰惡自稱冒頓
單于既有宿約故久待長城之下覺而驚起甚怪夢兆之
不祥郎君亦思之進士曰夢裡虛誕之事何可信乎妾曰
其曰長城者宮墻也其曰冒頓者此特也郎君宿知此奴
之心乎進士曰此奴雖頑凶然於我則盡忠與娘子結此
好緣蓋此奴之計也豈獻忠於始而爲惡於後乎妾曰郎
君之言如是懇眷妾何敢辭乎但紫鸞情若兄弟不可不
告即呼紫鸞三人鼎足而坐妾以進士之計告之紫鸞大
驚拍手罵之曰相歡日久無乃自速禍敗耶一二月相交
亦可足矣踰墻逃走豈人之所忍爲也主君之傾意已久

其不可去一也夫人之慈恤甚重其不可去二也禍及兩親
其不可去三也罪貽西宮其不可去四也且天地一網罟
非陞天入地則逃之焉往倘或被捉則其禍豈止於娘子
之身夢兆之不好不須言之而若或吉祥則汝肯往之乎
莫如屈心抑志安靜端坐以聽於天耳娘子若年貌衰謝
則主君恩眷漸弛矣觀其事勢稱病久臥則必許還鄉矣
當此之時與郎君携手同歸與之偕老樂莫大焉不比之
患而敢生悖理之計汝誰欺〻天乎進士知事不成嗟嘆
含淚而出一日大君坐西宮繡軒見倭躑躅盛開命西宮
侍女五人賦五言絶句以進大君大嘉稱賞曰汝等之文
日漸增長余甚嘉之而第雲英之詩題有思人之意前者
賦烟之詩微見其意今又如此汝之從欲者何人金生賦
上樑文語涉意異汝無乃與金生有私乎英即下庭叩頭
泣曰主君之一番見疑即欲自盡年未二旬且以更不見
父母而死心甚冤痛偸生苟活忍以就此今又見疑一死

何惜天地鬼神昭布森列侍女五人頃刻不難而湮滅之
名稀歸於妾之今得死所矣即以羅巾自縊於檻干紫鸞
曰主君如是英明而使無罪之侍女自就死地自此以後
妾等誓不把筆作句矣大君雖盛怒而中心則實不欲死
故使紫鸞救之得不死仍出素練五端分賜五人曰製作
最佳是以賞之自是進士不復出入杜門病臥淚濺衾枕
命如一線特来見曰大丈夫死則死矣何忍相思怨結屑
〻如兒女之傷懷自擲千金之軀乎今當以計取之不難
也如其半夜人寂之時踰墻而入以線塞其口負而超出
則孰敢追之乎進士曰其計亦危矣不如以誠叩之其夜
入来妾病不能起使紫鸞迎入酒三行妾以封書寄之曰
此後不得更見三生之緣百年之約今夕盡矣如或天緣
未盡則倘見相尋於九泉之下矣進士抱書佇立脉〻相
叩胸流涕而出紫鸞惨不忍見依柱隱身揮淚而立進士
還家拆視之其書云薄命妾雲英再拜白金郎足下妾以

菲薄之質不幸為郎君之留念相思幾日相見幾時幸成
一夜之交歡未盡如海之深情人間好事造物多猜宮人
知之主君疑之禍迫朝夕有死而已伏願郎君此別之後
毋以賤妾置於懷抱間以傷思慮勉不廢學業擢高第而
登雲路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而妾之衣服寶貨盡賣供
佛百盤祈祝至誠發願使三生緣業再屬於後生可矣進
士不能盡看氣絕暗地家人急救乃蘇特自外而入曰宮
人荅之何語而進士主如是其欲死乎進士無他語只曰
財寶汝慎守我將盡賣薦誠於佛以踐宿約特遂自思曰
宮人不出來其財寶天與我矣向壁竊笑而人莫知之也
一日特自裂其衣自打其鼻以其血遍身糢糊披髮跣足
奔入伏庭而泣曰吾為強賊所擊仍不復言若氣絕者然
進士慮特死則不知理寶之處親灌藥物多般求活供饋
酒肉十餘日乃起曰孤單一身佈守山中衆賊突入勢將
剝殺捨命而走僅保縷命若非此貨我安有如此危哉賊

命之險如此何不速死即以足頓地以手叩胷而哭進士懼父母之知以温言慰解而送之久矣進士知特之所為與親者数人拿奴十餘名不意圍其第得金釵一雙寶鏡一面以釵欲贓物欲呈官推得而恐事或不為若不得此物則無以供佛心欲移特而力不能制俛默不語特自知其罪問於宮墻外盲人曰我向者之晨過此宮墻之外有人自宮中踰西垣而出我知其為賊高聲追逐其人棄其所特物而走我特歸藏之以待主本之来推吾主素無廉隅聞吾得物躬自索出吾巻曰無他貨只得釧鏡二物則吾主窮入搜之果得二物亦其無饜方欲移之故吾欲走去走之吉乎盲曰吉矣其隣人在傍者多聞其語謂特曰汝主何許人虐奴如此耶特曰吾主年少能文早晩應為及第者也貪婪若此他日立朝用心可知此言傳播入於宮中宮人告于大君〻〻大怒使南宮人搜見西宮則英之衣服寶貨盡無矣大君捉致西宮侍女五人于庭中嚴

俱刑杖而具列於眼前下令曰此輩五人以警他人又教
執杖曰勿計杖數以此為准五人曰願為一言而死大君
曰何語銀蟾招曰男女情欲禀於陰陽無貴無賤人皆有
之一閉深宮影单形隻看花掩淚對月消魂梅子擲鸎使
不得雙飛簾幃燕幙使不得兩巢無他自不勝健羡之意
妬忌之情耳一踰宮墻則可知人間之樂而所不為者豈
其力之不能而心不忍哉惟畏主君之威固守此心以為
枯死宮中之計無今所犯之罪而欲置之死地妾等黄泉
之下死不瞑目翡翠招曰主君之撫恤山不高海不深妾
等咸惧惟事文墨絃歌而已今不洗之惡名遍聞於西宮
生不如死惟願速就死地玉女招曰西宮之策妾既與焉
西宮之厄妾獨免哉火炎崑崗玉石俱焚今日之死々得
其所矣紫鸞招曰今日之事罪在不測中心所懷何忍諱
之妾等皆閭巷賤女父非大舜母非二妃則男女情欲何
獨無乎穆王天子而每思瑤池之樂項羽英雄而不禁帳

中之淚主君何使雲英稀無雲雨之情乎金生人中之英
引入內堂主君之事也命雲英奉硯亦主君之令也雲英
以深宮寃女一見美男喪心失性病入骨髓雖以長生之
藥越人之手難以見效一夕如朝露之溘然則主君雖有
惻隱之心顧何益哉妾之愚意一使雲英得見金生以解
兩人之寃結則主君之積善莫大焉此前日雲英之毀節
罪在妾身不在雲英々々之無罪妾之一言上不欺主君下
不負同儕今日之死々亦榮矣雲英無罪如可贖兮人百
其身伏願主君以妾之身贖雲英之命妾招曰主君之恩
如山如海而不能守貞節其罪一也前後所製之詩見疑
於主君而終不直告其罪二也西宮無罪之人以妾之故
同被其罪其罪三也負此三大罪生亦何顏若或緩刑妾
當自決矣大君覽畢又以紫鸞之招更展留眼怒色稍霽
小玉跪而泣曰前日浣紗之行勿為於城內妾之議也紫
鸞夜至南宮請之甚懇妾憐其意排群議從之雲英毀節

罪在妾不在雲英〻〻無罪伏願主君以妾之身贖雲英
之命大君之怒稍解囚妾于別堂而其餘皆放之其夜以
羅巾自縊而死進士把筆而記雲英引古而叙甚詳解悉
兩人相對悲不自抑雲英謂進士曰此以下郎君言之進
士曰雲英自決之日一宮之人莫不號慟如喪同氣哭聲
出於門外我亦聞之氣絶久矣家人招魂發喪一邊救活
日暮時乃甦方定精神自念事已決矣無復供佛之約庶
慰九泉之魂其金釧宝鏡及文房諸具盡賣之得米四十
石欲上清寧寺設佛事而無可信使喚者呼特而言曰我
盡宥汝前日之罪今為我盡忠守特伏泣而對曰奴雖冥
頑亦非木石一身所負之罪擢髮難數今以宥除是枯木
生花白骨生肉敢不為進士致死進士曰我為雲英誰願
供佛以冀發願而無信任之人汝未可注乎特曰謹受教
矣即上寺三日叩臀而卧招僧謂之曰四十石之米何用
盡入於供佛乎今可多備酒食廣招俗僧客而饋之宜矣

有一村女過之特強刼之留宿於僧堂已過十数日無意
設齋寺僧諸憤之及其建醮之日諸僧曰供佛之事施主
爲重而主之不潔如此事極未安可沐浴於清川潔身行
禮可矣特不得已出矣輒以水沃濯而入跪於佛前祝曰進
士今日速死雲英明日復生爲特之配三晝夜發願之説
惟此而已特故於進士曰雲英閣氏必得生道矣設齋之
夜見於奴夢曰至誠供佛不勝感激拜且泣寺僧之夢亦
皆然矣進士信之進士失聲痛哭其時適當槐黃之節進
士雖無赴擧之意托以做工上清寧寺留数日細聞特之
事不勝其憤而無如何乃沐浴潔身就佛前再拜三叩頭
薦香合掌而祝曰雲英死時之言慘不忍負使奴特虔誠
設齋冀資冥佑今聞所祝之言極其悖悪雲英之遺願盡
敀於虛地故小子敢復祝願矣世尊使雲英得以還生世
尊使余作配雲英世尊使雲英及余後生得免此冤痛世
尊殺特奴着鉄枷囚于地獄世尊烹特奴投楮狗世尊苟

如此則雲英作十二層金塔余則創三巨刹以報其恩祝
訖[illegible]起而百拜叩頭百番而出後七日特壓于陷穽而死
自是無意於世事沐浴潔身着新衣臥于安靜之房不食
四日長吁一聲因遂不起寫筆擲之兩人相對悲泣不能
自止柳泳慰之曰兩人重逢至願畢矣讎奴已除憤惋誅
洩矣何其悲痛之不止耶以不得再出人間為恨乎金生
垂淚而謝曰吾兩人皆含怨而死冥司憐其無罪欲使再
出人世而地下之樂不减人間況天上之樂乎是以不願
出世矣但今夕之悲傷大君一敗故宮無主烏雀哀鳴人
跡不到已極悲矣況新經兵火之後華屋成灰粉墻堆毀
而惟有階花芬茀庭草敷榮春光不改昔時之景而人事
之變易如此重來憶舊寧不悲哉泳曰然則子皆為天上
之人乎金生曰吾兩人素是天上仙人長侍玉皇香案前
一日上帝御太清宮命我摘玉園之果我多取蟠桃瓊寶
金蓮子私與雲英而見覺謫下塵寰使之備經人間之苦

今則玉皇已宥前愆俾陞三清更侍香案前而時乘飆輪復尋塵世之舊遊處再仍揮淚而執柳泳之手曰海枯石爛此情不泯地老天荒此恨難消今夕與子相遇攄此悃幅非有宿世之緣何可得乎伏願尊君俯捨此藁傳之不朽而勿為浪傳於浮薄之口以為戲玩之資幸甚々々進士醉倚雲英之身吟一絶句曰花落宮中燕雀飛春光依舊主人非中宵月色凉如許細露輕沾翠羽衣雲英繼吟曰故宮花柳帶新春千載豪華入夢頻今夕來遊尋舊跡不禁珠淚自沾巾柳泳亦乘醉暫睡少焉山鳥一聲覺而視之雲烟滿地曙色蒼茫四顧無人只有金生所記冊子而已柳泳悵然無聊袖冊而歸藏之篋笥時或開覧則茫然自失寢食俱廢遍遊名山不知所終焉

周生傳

周生名檜字直卿號梅川世居錢塘父為蜀州别駕因家于蜀生少年聰銳能詩年總十八充太學生為諸輩所推仰生亦自負不淺在太學數載連擧不第乃喟然嘆曰人生世間如微塵棲弱草耳何乃為名韁所係汨汨塵土中以送吾生乎自是遂謝絶科擧之業倒篋中得錢百千以其半買舟來往江湖間以其半市雜貨取贏以自給朝吳暮楚任意所適一日泊舟岳陽城下步入城中酒肆訪所善羅生羅亦俊逸士也見生甚喜欵生生亦不覺沉醉比及還舟日已曛黑俄而月上生放舟中流倚棹困睡舟自為風力所送其往如箭及覺則鍾鳴烟寺月在西矣但見兩岸葱瓏曙色蒼茫樹陰中時有紗籠銀燭隱暎於朱欄翠箔間問之乃錢塘也口占一絶曰岳陽城外倚欄欒一夜風吹入醉鄉杜宇數聲春月曉忽驚身已在錢塘及朝登岸訪古里親故凋喪生吟嘯徘徊不忍去也有妓俳桃

者生少時所與同戲者也才色稀步錢塘人呼為俳娘引
生歸家相對甚歡生贈詩曰天涯芳草半沾衣萬里敀来
事事悲依旧杜秋聲価在小樓珠箔捲斜暉俳桃大驚曰
郎君之才如此非久屈於人也一何泛梗飄蓬若此哉因
問娶未生未也桃笑曰願郎君不必還舟只可寓在妾家
妾當為君求得一佳耦蓋桃意屬生也生亦見桃姿媌態
艷心中甚醉笑而謝曰不敢望也團欒之中日已晚矣桃
令小丫鬟引生就别堂安歇生入室見壁間有絶句一首
詞意甚親問於丫鬟則答曰主娘之所作也詩曰琵琶莫
奏相思曲曲到高處更斷魂花影滿簾人寂寂春来消息
幾黄昏生既恍其色又見此詩情迷意惑萬念俱灰心欲
次韻以試桃意凝思苦吟竟莫能成而夜已深矣月色滿
庭花影扶疎徘徊間忽聞門外人語馬嘶良久乃止生心
頗疑之未覺其由是桃所在室不甚遠紗牕裡絳燭熒煌
生潛步窺之見桃獨坐舒彩雲牋草蝶戀花詞既就前畳

未就後疊生忽啓隧曰主人之詞客可足乎桃佯怒曰狂
客何乃至此生曰生本非狂只是主人使狂客且桃方微
笑令生走成其詞〻曰小苑泥〻春意閙日在花枝寶鴨
香烟裊窓裡玉人愁欲老短夢芳草(作桃)誤入蓬萊十二島
誰識樊川却得尋春早睡起忽夢枝上鳥綠簾無影朱欄
曉(作生)詞罷桃自起以纍玉杯酌瑞露酒勸生〻意不在酒
因辭不飲桃知其意乃悽然自敍曰妾先世乃豪族祖某
提居泉州市舶司有罪廢為庶人自此貧困不能振起妾
早失怙恃是養於人以至于此今欲雖守靜自潔名已在
於妓籍不得已強與人為宴樂每居閙處獨未嘗不看花
掩淚對月銷魂今見郎君風儀秀朗才氣俊逸妾雖陋質
願一薦枕席永奉巾櫛望郎君他日立身揚名早登要路
援妾於妓籍之中使不忝先人之名則賤妾之願畢矣往
雖棄妾終身不見感恩不暇其敢怨乎言訖淚下如珠生
大感其言就抱其腰引袖拭淚曰此男子分內事汝縱不

言我豈無情哉耶桃奴淚斂容曰詩不云乎女也不爽士二其行郎君不見李益霍小玉之事乎郎君不肯我遺棄願互盟辭因出魯縞一尺授生生揮筆書之曰春山不老綠水長存予不我信明月在天寫畢桃心封血緘藏之裙帶中是夜賦高塘二人相得之好雖金生之於翠翠魏郎之於聘聘未足愈也明日乃詰夜來人語馬嘶之故桃曰此去五里許有朱門面水者乃故承相盧某之宅也承相已死夫人獨在只有一男一女皆未婚嫁日以歌舞為事昨者遣騎邀妾妾以郎君之故辭以疾也自此生為桃所惑遂謝絕人事日與桃調琴瀝酒相與戲謔而已一日近午忽有人叩門曰俳娘在否桃令兒出應乃承相蒼頭也致夫人之辭曰老婦今欲設酌而非娘莫可與娛故敢送鞍馬勿以為勞也桃顧謂生曰再辱貴人之命其敢不承即粧梳服衣而出生附囑曰幸無經夜送出門外言莫經夜者三四桃上馬而去人如驚燕馬若飛龍迷花映柳尋

々而去生不能定情便隨後趂去出澇金門左轉而至虹
垂橋果見甲第連雲真所謂面水朱門也雕欄曲檻半映
於綠楊紅杏之間鳳笙龍管之聲隱々然如在半空中時
々樂止則笑語琅々然出諸外生彷徨橋上乃作古風一
篇題于柱曰柳外平湖上樓朱簷碧瓦照青春香風吹送
笑語聲隔雖不見樓中人却羨花間雙燕子狂情飛入珠
簾裡徘徊不忍踏歸路落照撼波添客恩踟躕之間漸見
夕陽斂紅暝靄凝碧俄有女娘數隊自朱門騎馬而出金
鞍玉勒光彩照人生以為桃也即投身於路畔空店中窺
之閱盡十餘輩而桃不在生心中大疑遂至橋頭已不下
半馬矣乃直入朱門了不見一人又至樓下亦不見一人
正納悶間月色凝明見樓北有蓮池々上雜花蔥蒨花間
細路歷曲生緣路游行花盡處有堂由陛而西折數十步
還見葡萄架下有屋小而極麗紗窗半啓畫燭高熒燭影
下紅裙翠袖隱々然如在畫圖中生匿身而往屏息而窺

金屏彩褥奪人眼睛夫人衣翠羅衫斜倚白玉案而坐年
近五十而從容顧眄之除綽有餘姸有少女年可十四五
坐于夫人之側雲鬟綠鬢鮮臉凝紅明眸皓齒若流波之
映月巧笑生倩若春花含曉露桃坐於其側不啻若鵾鵲
之於鸞鳳也瓦礫之於珠璣也生魂飛雲外心在半空幾
欲狂時突入者數次酒一行桃辭飲夫人挽留甚固而桃
請益懇夫人曰娘子日不曾如此何遽遽若是無乃有
情人之約耶桃斂衽而對曰夫人下問妾不敢不以實對
遂將與生結緣事細說一遍夫人未及言少女微笑遊目
於桃曰何不早言幾誤了一宵佳會也夫人亦大笑而許
歸生趨出先至桃家擁衾佯睡鼻息如雷桃追至見生卧
睡即以手扶起曰郎君方做何夢耶生應口朗吟曰夢入
陽抬彩雲裏九華帳下見仙娥桃不悅詰之曰所謂仙娥
是何人也生無言可荅即繼吟曰覺來却喜仙娥在柰此
滿堂明月何因撫桃背曰尔非吾仙娥耶桃笑曰然則郎

君豈非妾仙郎字自此遂以仙娥仙郎呼之生聞其晚歸之由桃曰實羅後夫人令他妓皆歸獨留妾別於少女公花之室更設小酌以此運耳生細〻引問則曰命花字芳香年纔三五姿貌雅麗殆非塵世間人又工詞曲巧刺繡非妾所敢望也昨日新製風入松詞欲被之管絃以妾知音律故留與度曲耳生曰其詞可得聞乎桃娘誦一遍詞曰玉窓花暖日遲〻院靜簾垂沙頭粉鴨依斜照一雙對浴春池柳外輕烟漠〻烟中細柳絲〻美人睡起倚欄時翠斂眉叢離鮮語鶯聲老恨昭華夢裡都衰却把瑤琴輕弄曲中幽怨誰知每誦一句生暗〻稱奇乃紿桃此詞曲盡陳裡春懷非蘇惹蘭織錦手未易到也然不及吾仙娥雕花刻玉之才也生自見命花向桃之心日淺應酬之際勉為笑戲一心則惟命花是念一日夫人呼小子國英令之曰汝年已十二尚未就學他日成人何以自立聞俳娘夫婿周生乃是能文之士也汝往請學可乎夫人家法甚

嚴國英不敢違命即日挾冊就生〻〻心中暗喜曰吾亭濟
矣再三謙讓而從教之一日俟桃不在從容謂國英曰爾
来受學甚是勞苦爾家若家差有别舍我移寓於爾家則
爾無往来之勞吾之教爾專矣國英拜謝曰固所願也歸
白于夫人即日迎生桃自外歸大驚曰劍郎殆有私乎奈
何棄妾而他適乎生曰聞承相家藏書三萬軸而夫人不
敢以先公舊物妾自出入吾欲往讀人間不見書耳桃曰
郎君之勤業妾之福也生移寓於承相家書則與國英同
住夜則門闌甚密無計可施轉展浹旬忽自念曰始吾来
此本爲劍花今芳春已盡奇耦未成俟河之清人壽幾何
不如昏夜唐突事成則爲卿不成則烹可也是夜無月生
踰墻數重方到劍花之室回欄曲檻簾幙重〻良久諦視
並無人迹但見劍花明燭理曲生伏在欄間聽其所爲劍
花理曲〻罷細吟蘇子瞻賀新郎詞曰簾外誰来推綉户
枉教人夢斷瑤臺曲又却是風敲竹生即於簾外微吟曰

莫言風敲竹真箇玉人来命花佯若不聞即滅燭就睡生
入與同寢命花稚年弱質未諳情事微雲泄雨柳態花嬌
芳啼嫩語浅笑輕顰不能自勝蜂貪蝶戀意迷身蘸不覺
近曉忽聞流鶯睍睆啼在檻外花稍生驚起出户則他館
悄然曙露朦朧矣命花送生出門却閉門而入曰此後毋
踰我墻毋使我狵也吠生烟塞胷中哽咽趍去而答曰縂
成好會一個相待之薄也仙花咲曰前言戲之耳將子無
婬奔以為期生詬之連聲而去命花還室作早夏聞曉鶯
一絶題于窓上曰濛濛輕烟雨後天緑楊如畫草如茵春
愁不共春歸去又逐流鶯在枕邊後夜生又至忽聞墻底
花陰中長然有曳履聲生恐為人所覺便欲逈走曳履者
低聲而語曰將子無恐鶯鶯者在此生方知為命花所誤
乃起抱腰曰何欺人若此命花笑曰豈敢欺郎郎自怯耳
生曰偷香盜壁鳥得無怯便携手入室是窓上絶句指其
尾曰佳人有閑愁耶命花悄然曰女子一身與愁俱生未

相是願相是既相是恐相難女子一身安住而無愁哉况
郎君把折檀之譏妾受行露之辱一朝不幸事跡敗露則
不容於親戚是賤於鄉黨雖欲與郎君執手偕老那可得
乎今之事比於雲間月葉中花縱有一時之好其奈不久
何言訖淚下珠恨玉態不可正視生收淚而慰之曰丈夫
夫豈不能取一女子乎我當傳媒妁之信以禮延子之休
煩惱仙花垂泪而謝曰必如郎言則桃夭灼灼縱逢宜家
之德采蘩祁祁庶盡奉絜之誠自出香奩中小粧鏡分為
二段一以自藏一以授生曰留待洞房花燭之夜再合可
也又執扇授生曰二物雖微足表心曲幸念乘鸞之女莫
貽秋風之態縱失姮娥之顧須憐明月之輝自此昏聚晨
散無夕不然一日生念久不見俳娘恐桃是恠乃往宿不
歸仙花夜至生室潛發生裝囊得俳娘寄生詩數幅不勝恚
憤忿取案上筆墨塗抹如雅自製眼兒媚一闋書于翠綃
投之囊中而去詞曰窓外流鶯滅後流斜月在高樓一階

竹韻蕭蕭梧影夜靜人愁此時蕩子無消息何處作閑遊
也應不念離情脉脉坐愁更籌明月生還含花了無妬恨
之色又不言發囊之事蓋欲令生自媿也生瞻然無他念
一日夫人設宴召是俳桃稱周生之學行且謝教子之勤
一令桃傳致念於生是夜生為杯酌所困懵懵不省事桃
坐無寐偶發裝囊是其詞為墨汁所昏心頗疑之又淂眼
媚詞知為含花所為乃大怒取其詞納諸袖中又封結其
囊如故坐而待朝生酒醒桃徐問曰郎君久寓於此而不
啟何也生曰國英時未卒業故耳桃諾教妻之第不容不
審不盡心也生赧然曰是何言也桃良久無語生遑遑失
措以面掩地桃乃出其詞投之生前曰踰墻相從鑽穴隙
相窺豈君子所可為哉我將啓白于夫人便引身起生惶
扢挽持以寔告之且抑頭懇乞曰含娥既與我永結芳盟
何忍置人於死地桃意方回曰郎君便可與妾同歸耶不
然則郎既背約妾何守盟生不得已託以他故復歸桃家

自覺公花之事不復稱生為仙郎者心不樂也生篤念公花日成悄瘦托病不起者再旬俄而國英病死生俱廢物往于柩前公花亦因生致疾起居須人忽聞生至力疾强起淡粧素服抪立於簾内生奠罷遂見公花但遊目送情而出低面轉盻之間杳然無覩矣後數月俳桃得病不起將死出枕膝令淚而言曰妾以菲蒻之下體依松栢之餘陰豈圖芳菲未歇鶗鴂先鳴今與郎君便永訣矣綺羅管絃從此畢矣夙夕之願今已訣矣但望妾死後郎君靈仙花為配埋我骨於郎君往来之路側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言訖氣絕良久更甦開眼視生曰周郎〻〻珍重〻〻連言數次而生大慟乃葬于湖上大道傍從其願也祭之以文曰維年月日梅川居士以蕉黃荔丹之奠祭于俳娟之靈嗚呼惟花精艷麗月態輕盈舞學章坮之柳風歎緑綠色奪幽谷之蘭露濕紅英回文則蘇蕙蘭詎容獨步艷詞則貫雲華難可爭名〻雖編於樂籍志則存於幽貞

其也蕩志風中之線孤蹤水上之萍言采沫鄉之唐不負東門之楊贈之以相好副之以不忘月出皓芳永結芳盟雲窓靜芳花院春晴一梳瓊漿未回鷰隆豈期時移事往樂極哀生翡翠之衾未暖鴛鴦之夢先驚雲銷歡意雨散悬情屬目而羅裙変色接耳而玉佩無聲一尺魯縞尚有餘香朱絃綠簇塵在鼸床藍橋舊宅附之紅娘嗚呼佳人難得音德不忘玉容花貞宛在目傍天長地久此恨茫茫他鄉失侶誰賴誰憑復理舊楫再就來程湖海濶遠乾坤浄蹤孤帆萬里去去何依他年一哭踏蕩難期山有歸雲水有回潮娘之去矣一去寂寞致祭者酒陳情者文臨風一奠席格芳魂尚饗祭羅狮與二丫鬟別日汝等好守家食他日得志必来收汝二丫鬟泣曰兒輩佛主娘如母主娘視兒輩如女兒輩奈薄主娘早没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郎君今郎君又去兒輩竟何依歸號哭不已生再三慰撫揮淚登舟不忍發棹早夕宿于候潮門外望是俞花之

院銀燈絳燭明滅林表生念佳期之已邁嗟後會之無因
口占長相思一闋曰花滿園柳滿烟暗信初憑春色傳緣
簾深處眠好因緣惡因緣曉院銀鈌已惘然歸帆雲水邊
生達曉沉吟欲去則與俞花永隔欲留則俳桃國英皆死
無可聊賴百爾思之未得其一平明不得已開船返棹俞
花之院俳桃之塚看看漸遠山田江轉忽已隔矣生毋族
有張老者湖州巨富也以睦族稱生試往依張老待生甚
厚生身雖安勉念俞花之情久而稱篤轉輾之間又當春
月實萬曆二十年壬辰歲也張老見生容色日瘁惟而問
之生不敢隱告之以實張老曰何不早言老妻與盧承相
同姓累世通家老當為汝畵之明日老令妻修書送蒼頭
往塘議王謝之親俞花自別往之後支離在床綠態紅瘁
夫人亦知為周郎所祟欲成其志生已去矣無可奈何忽
得盧氏書闔家驚喜仙花亦強起梳洗有若平昔乃以時
年九月為結褵之期生日往浦口悵望蒼頭之還不及一

何蒼頭已遠傳其定婚之意又以劍花私書授生〻〻發書
視之粉香淚痕宛然可掬書曰薄命妾劍花沐髮清齋上
書于周郎足下妾本弱質養在深閨每念昭華之易邁掩
鏡自惜縱懷行雨之芳心對人生羞見陌上之柳則春情
駘蕩聞枝上之鶯則曉思朦朧一朝彩蝶傳信金禽引語
東方之月姝子在闥子既踰垣我敢愛檀玄霜搗盡不上
崎嶇之玉京明月中分共成契闊之深盟那圖好事難常
佳期易隔心乎愛矣躬自悼矣人去春來魚沉鴈斷雨打
梨花門掩黃昏十回萬轉憔悴因郎錦帳空芳晝寂〻銀
鐙滅芳夜沉〻一日誤身百年含情殘花佇恨片月凝眸
三魂已散八翼莫飛早知如此不如無生今則月老有信
星期可待單居悄〻疾病沉綿花顏減彩雲鬢無光郎雖
見之不復前度之愚情但所恐者微忱未吐溘先朝露九
重泉路私恨無窮朝見郎君一訴衷情則夕閉幽房無所
恨矣雲山千里信使難頻引頸遐望骨折魂飛湖州地偏

瘴氣侵人努力自愛千萬珍重萬〻情到不堪言處分付歸帶將送去月日劍花白生讀罷如夢初回似醉方醒且悲且喜而屈指計日九月猶以為遠欲改定其期乃請張老弄遺蒼頭而又私自春仙花之書曰三生緣重千里書来感物懷人能不依〻昔者投跡玉園托身瓊林春心一發雨意難禁花開結約月下成緣猥蒙顧念信書琅〻自念此生難保深是人間有事造物多猜那知一夜之別意作經年之恨相去冥絕山川阻險匹馬天涯幾番惆悵雁叫長雲猿啼楚岫旅館獨眠孤燈悄〻人非木石能不悲哉嗟呼芳香別離傷懷子所知矣古人云一日不見如三秋芳以此推之一月便是九十年矣若待高秋以定佳期則不如求我於荒山衰草裏也情不可極言不可盡臨楮哽咽知復何言書既具未傳會朝鮮為倭冦所迫請兵於天朝甚急帝以朝鮮至誠事大不可不救且朝鮮破則鴨綠以西不得安枕而卧矣况繼絕存亡王者之事也詔提

督李如松師師討賊而行人薛潘自朝鮮奏曰北方之人善御倭今日之役非南方不可於是湖游諸郡發兵甚急遊擊將軍姓某素知名生引以為書記生辭不獲已至朝鮮登安州百祥樓作七言古詩失其全篇惟記結尾四句曰愁來獨登江山樓樓外青山多幾許也能遮我望鄉眼不肯隔斷愁來路明年癸巳春天兵大敗倭賊追至瀕南生仙花不遇遂成沉痼不能從軍南下留在松京余適以事往松京遇生於館驛雖言語不同畫地通情生以余解文待之頗厚余詢致疾之由生愀然不答是日有雨因與生張燈夜話生踏莎行一闋示余詞曰隻影無憑離懷難吐歸魂黯黯連江水曉窗殘燭已驚心可堪更聽黃昏雨閬苑雲迷瀛州路阻玉樓珠箔今何許孤蹤願作水中萍一夜流向吳江去余異其詞意懇問不已生乃自敍其首尾如此又自東中出示一唱酬之作百餘首儕輩詠其詞者又百餘篇生為余墜淚求詩甚切余效元稹會真詩三

十韵排律題于卷端贈之又從而慰之曰丈夫再憂功業
未就耳天下無豈義人乎況今三韓已安六師將敵東風
已與周郎便矣莫憂喬氏之鎖於他人之手也明朝揖别
生再三稱謝且曰可笑事不必傳也生時年二十七眉目
炯然望之如畫云癸巳仲夏無言子傳

相思洞餞客記

弘治中有成均進士金姓者忘其名為人容貌粹美風度
絶倫善續文能笑語真世上奇男子鄉里皆以風流郎稱
之年甫弱冠登進士第一科名震京華公卿大家願嫁以
愛女不論財貨也一日自泮宮還其第馬上遥見青帘隱
映於綠楊紅杏之間生不勝春情之惱如渴遂典白苧單
衫得沽真珠紅酒酌以花瓷盞而飲之醉卧酒壚之側花
香襲衣竹露濕面俄而夕陽横瀕僕夫催故生起而上馬
揮鞭登路則白沙平鋪乎遠通細柳垂裊乎川源遊人盡
散行客漸稀生感興微吟遂成一絶曰東陌看花柳蒸驕

驕不行何處玉人在桃夭無限情吟竟半擡醉眼則有一
美人年纔二八腰肢嫋々態度婷々或行或止或東或西
或拾瓦礫打起鶯兒或攀柳條佇立斜陽或抽玉簪輕梳
玉鬢碧衫羅裙飄拂乎春風綠衣紅裳照耀乎清川生望
之神魂飄蕩不能自抑提鞭馳道詣而視之雅態韶顔真
國色也生盤馬踟躕或先或後留神注目終莫能捨去女
亦知生不能無情含羞低眉不敢仰視女行漸遠生亦相
隨越其終到處則相思洞路傍蝸室數間乃其止也生盤
桓佇立不堪惆悵然日已夕矣知其無可奈何怏々然而
去茫々然而自失如醉如癡中夜撫枕寢不安席臨飡忘
飯食不下咽形容憔悴似枯木顔色慘悽如死灰黯々懷
憂默々不語雖家人父母莫曉其所以然也才過十餘日
有蒼頭莫同者來問進謁流涕而問曰郎君平日言笑豪
縱卓犖不羈今乃慽々然如有隱憂無乃有所思乎生悽
然感悟乃以實對蒼頭心思良久曰僕爲郎君請獻摩勒

之詐郎君無用自煎急辨佳肴美酒須使極侈直低美人
所到家若將餞客之為者借一間設盤饌呼奴請客奴承
命而往食頃而返曰且至且至郎君又命之再請之奴亦
承命而往日暮而返曰今則餞者衆故不得来明日正行
云爾於是呼主人出命之坐以其酒肴醉飲之不視氣色
而退明日又如之又明日亦往焉又如之一則懷恩再則
感恩三則必疑懷恩則報恩感恩則思死疑則必請其所
以於是開襟吐疑則庶可圖矣生深然之欣然笑曰吾事
諧矣從其計即具酒肴直詣其家柱餞陳設送奴邀客一
如蒼頭之言奴亦命返一如所約生佯罵咄咄其人之誤
佳期如是夫然携来春釀不可虛還於此為主人一壽亦
非惡事仍呼主人出則七十老嫗来視矣生慰之曰嫗且
少安適仍餞客来于此而嫗善迎納之多謝厚意即呼蒼
頭進羞酌酒與嫗相酬酢數如平生之舊不出一言而飲
生自料前所具少娥不知宗是嫗家女否悒悒懷憂如不

能自存然冀其深感嫗而待其自疑然後發吾私明日仍
往不辨如是者再三嫗果自疑斂容避席曰老身切有所
請路邊人家戢戢如魚鱗比開樽送客何處不宜徜尋區
區陋居如是乎且郎君京華巨族士林宗匠老身窮閻嫠
婦草屋微命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而猥蒙厚意
以至於此極老身何以得此寀不識其然也生笑曰吾固
餞客而来耳別無他意也且不得不與嫗亘然者賓主之
禮當然也酒闌生輒鮮紫緋合歡單衫投之嫗而與之言
曰每煩嫗家無以為報以此為信以備他日不忘之資也
幸嫗勿却嫗感之深疑之甚起而再拜曰郎君之賜至此
老身之感茲甚意者或有所以然也伶仃老身寡居多年
兀在隣里恒無賴籍況於郎君乎就令郎君有所須於老
身雖死不辭也生不荅嫗再請然後生莞爾而荅曰此洞
何名曰相思洞也曰為洞之所惱也嫗微笑曰郎君無乃
以辯口之任望於老身乎但此地無雲華之窈窕至於魏

郎之風流何生愀然失色曰僕既為嫗所辱安得不以宗
告之果於某月某日從某處來路上適見小娘子年纔十
五六衣翠羅衫紅綺裳着白綾襪紫的鞋以真珠鈿盤索
頭雪色瓊環約指由弘化門逶迤而去僕以年少俠氣不
禁春情之駘蕩尾而隨之趁其終到處則嫗家是也自此
心醉如泥萬事悠然惟其少娘是念明眸皓齒寤寐思之
心摧膓斷非一朝一夕嫗見我顏色槁枯為何哉如是則
煩嫗家餞客不得已也嫗聞之深憐其意未知生之所念
為何人也沉吟良久釋然頓悟曰果有之此必亡兄少女
名英々字蘭香若然則誠難矣誠難矣生曰何也嫗曰是
乃檜山君宅侍婢也生於宮中長於宮中不踏門前之路
久矣姿色之美既為郎君所睹不必強為郎君道雅心柔
態無異於士族家處女加之以審音律能解文故進賜怜
之恋之將以為綠衣而夫人不能免妒忌之俗甚於河東
之吼是以未果曩者之來此不憚者以寒食節祀其亡母

之靈於此故請暇夫人来耳然適值進賜出游於城南故
以致此行不然郎君何由得接面目噫為郎君更圖一會
誠難矣誠難矣生仰天太息曰已矣吾死矣嫗憐之憮然
為間曰無已則有一焉端午節只隔一月其時老身當為
亡兒復設小奠以此告于夫人前請阿英半日之暇則尚
可庶幾於萬一也郎君且啟待期生喜曰果如嫗言人間
之五月五日乃天上之七月七日也生與嫗相別各禱萬
福而退喝喝然視日之斜汲汲然望夜之度一日如三秋
待佳期如不及頻寄翰墨以宣欝抑乃作憶秦娥一闋其
詞曰春寂寂一庭梨花風雨夕雨夕相思不相見音耗兩
隔却悔當年遇傾國我心安得頹如不空相憶對花腸斷
胸風淚滴及期而往嫗出而迎之生問無恙外不暇出一
言只曰事勢若何嫗曰日非為進夫人前請之甚懇夫人
為言進賜平日禁英兒出入甚嚴我則不敢從汝所願若
明日卿宰所邀出而作令節則吾何惜一英兒暫時間也

夫人之諾則丁寧矣第未知進賜之出遊丞也生將信將
疑且喜且懼心莫能定而悄然隱几開戶待之日將欹午
了無形影腦煩腸熱凝坐成癡正若霜後蝿也生起立揮
扇佇柱呼嫗而告之曰愁腸已斷望眼欲枯多少行人近
而卻非吾望絕矣嫗慰之曰至誠感天郎且少安有頃窓
外鬼優群自遠而近驚顧視之乃英少娘也生怕手曰豈
非天也嫗亦喜之如慈母之見愛女也英是前門綠柳素
驕長嘶庭畝碧梧僕從羅列恠而踟躕不敢搾入嫗詭阿
英曰汝其速入無疑汝不識此郎君乎郎君乃是吾夫人
親族也適來陋舍將欲餞客耳且汝來何暮終恐不來故
已祭汝母矣汝入于內急取盃盞來將以奉郎君一酌英
如其言奉盞而至嫗與生舉酒相屬酒半生謂英曰娘亦
就坐吾巡且至矣英羞愧不敢嫗曰汝生長深宮不識世
情也若亦耶汝能識字不知酬酢之有禮乎英乃受之猶
未狀如也灌把香卮欠接丹唇而已少焉嫗佯醉倦体欠

伸思睡顧英而語曰吾為酒力所困氣甚不穩且欲小安
汝暫待坐即起入内側倒榻醉睡鼻息如雷鳴於是生謂
英曰頃者自夫子肩来相見于弘化門前路三月初吉寔
維其時也汝能記得否英荅記馬不記人也曰人不如馬
乎英曰見馬不見人也曰汝豈徒記馬乎哉顔色之憔悴
形容之槁枯不與曩時相似者豈無所以然而然耶嗟乎
汝非我安知我之心之有所不忍言者耶英含笑曰子非
妾安知妾之不知子之心乎生還席狎坐以寔告之曰咨
爾蘭香汝豈無情人乎哉自從相逢不相見今幾日月咨
爾蘭香余寧不悲乎哉後我娘娘来其蘇矣英微哂不荅
生欲留于此仍以継夜要以同寢英不可曰吾庭賜朝而
出游暮而當還出庭故妾身得来于此還則必呼妾而解
衣不可以婉婉弱質陷之於萬死之地是以只卜其晝未
卜其夜生知其不可久留仍以微意挑之曰苟如若言當
奈此心何月既云暮分期已迫後會不易良晤難再汝其

憐之恤之毋吝半餉之歡遂欲壓之英歛容正色曰予豈
木石人乎哉不識郎君心内事但進賜不以妾為菲薄不
可使雅於前信而任之使不出中門之外今之來此已犯
嚴令若又姿行不法醜聲彰聞則死有餘罪縱欲從命其
可得乎生樹髀而歎曰余豈生乎其為泉下人哉遂執纖
手捫素乳接玉脚適丹唇唯心所欲無所不為至於強欲
則不可也生鼓情渴誠百端誘之其略曰烏飛兔走北
歲月如流紅易歇芳易衰蜂蝶莫戀其在人也何以異哉
顏凋朱於轉頭髮生白於彈指朝雲暮雨神女本無定蹤
碧海長天月娥應悔偷藥為生微而比翼木性頑而連理
矧情欲之所稟豈人物之異致春風蝴蝶之夢特惱空房
夜月杜鵑之啼偏驚孤枕豈可使杜牧尋春芳晚魏寓言
是姮娥遲虛負青春之年空遺黃壤之悔每恨西陵植樹
寂寞千載之荒丘長信門扃萬條幾夜之秋雨嗟吾心之
有怨恨娘子之無情生而何踐死而止矣英終不肯許曰

如致意於賤妾可於他日相尋生不可曰一別音容宮門
幾重欲致音信無由可達更望喜眼之雙青乎英曰此豈
知我者哉是月十五日夜進賜與王子諸君約為翫月之
會是必入夜而還且宮中之墻垣適為風雨所壞而進賜
緣於營家故時未理之郎慮於此日乘昏而来到從壞墻
深入則中間短墻之門當啓而待之由門而入循墻而下
十步許別有寢廊一所潛身於此待妾出迎則何難乎佳
期哉生頻然之牢定約束分手而歸一時登程漸成南北
則立馬回首黯然消魂而已自此意懷尤甚乃作四韻一
首以自悼曰宮門何處鎖嬋娟一別音容兩杳然此日難
忘情態度前身應結好因緣心勞悪抱愁如雨辛苦佳期
日似年正欲尋芳三五夜登樓看月幾時圓及期而往則
果有壞墻呀缺成門由垣而入度家穿深乃得小門推而
試之果不鎖矣入而東下果得別寢心私自賀曰蘭香不
欺我矣乃投其中以待英出矣時白月初高凄風乍起階

上羣芳暗香浮動庭畔緑竹疎韵蕭〻忽聞開戸聲自内而出将信将疑屏息潜聽跫音漸近衣香来襲開眼視之則乃蘭香也生出而撫背曰情人金某已在斯矣英曰郎君大是信士携手伊坐問生安否答以忍得萬死僅保餘喘云〻英曰何故其然也曰地遥人邈之故也相與打話不覺夜深生忽仰見明月而驚曰初我来時此月在東今已中天夜将過半不以此時同寝将何俟為郎把英之衣衿而觧之英止之曰郎君何以待妾身為棄中之遊女乎妾别有寝房一所可於其中穏度良夜生掉頭而謝曰我既冒法昧死崎嶇到此一之已甚其可再乎凡為處事貴得萬全若又唐突則第恐事泄英答曰事~~之~~泄不泄唯我在郎無労慮乃携生擁入生不得已随之跼蹐惶恐入門如臨深踏地如履薄每移一足動輒九蹞汗流至踵不能自覺繞曲砌循回廊入門者再三然後達于内宮人眊熟庭戸寂然唯見紗窓青燈明滅可知夫人寝所也英引生納

之一房曰郎君小妾即起入內久而不出生不任無聊或
坐或臥思帷殊甚已而有人趨入從中門報曰進賜且至
矣滿庭炬燭照耀煒煌侍妾奔走左右擁衛尚不覺悟鼻
眠漸熟英承夫人之命頻々来報曰久臥冷地恐為風傷
玉子起而扶入人聲漸息火光亦滅英右手持玉燈左手
携銀瓶出而開戸則生塗壁累足自以為將死而已英笑
謂生曰郎君無乃有驚懼之心乎妾欲慰之故溫酒而来
耳遂以金荷葉杯酌而勸生々飲此又勸一盃生辞曰在
情不在酒仍命撤去生見房中無他物只有朱紅案上置
杜草堂詩一卷以白玉書鎮之琅玕卓上横一短琴生
即口號二句先唱曰瑟書蕭洒靜無塵正稱房中玉一人
英繼吟曰今夕不知何夕也錦衾瑤席對佳賓既已相隨
眠枕總盡繾綣之意夜已將闌黄鷄喔々然唱曉遠鐘隆
々乎破漏生起而散步歔欷數聲曰良宵苦短兩情無窮
其如將別何一出宮門後會難期其如此心何英聞之呑

聲飲泣玉指彈淚曰紅顏薄命古来非稀如妾微生〻如
此而別死如此而懲其生其死如花殘葉落將不待歲月
之寒矣至於郎君以鐵石之心何可眉〻然為兒女之念
以傷性情乎伏願郎君此別之後無置妾面目於懷抱間
以生患慮善保千金之軀勉不廢學業擢高科登雲路盡
平生所願幸甚〻〻仍抽兔毫管開龍尾硯展鸞鳳牋遂
寫七言律詩以附生為贐曰幾日相思此日逢綺窓繡幕
接丰容燈前未盡論心事枕上先驚動曉鍾天漢不禁烏
鵲散巫山那復雲雨濃遙知別後無消息四首宮門鎖幾
重生覽之悲不自禁淚下濡筆即和曰燈盡紗窓落月斜
將看牛女隔天河良宵一刻千金直別淚千行百恨和自
是佳期容易隔由来好事許多魔他年若得還相見無恨
深情奈老何英展而覽之淚滴湿字不能盡看收而藏之
懷中脉〻不語握手相見而已于時曙灯掩翳東牕欲明
英攜手而出送于墻垣之外兩相鳴咽不能成泣憐於死

別生既還家喪神失心視不見物聽不聞聲瑩蹄世故無
一事掛念欲作一書以致慇〻之意而相思洞老嫗既已
捐世無便可達徒費悵望虛勞夢想而已歲月荏苒光陰
倏忽百憂叢裡三春已過時移事變念懷稍〻解弛復事
舊業沉潛乎經史奮發乎文章以待槐黃之期與國士闘
能距於試塲再進再捷為壯元郎光耀一世人莫能肩方
其三日游街頭戴桂花手執牙笏前導後擁天童衣
錦倡夫左右呈技執樂工人衆樂并奏視光滿街望若天
上郎也生半醉半醒意氣浩蕩着鞭陊馬一日千家忽見
道傍高墉繞墻逶迤乎百步碧尾朱欄照耀乎四面平花
百卉芬菲乎揩庭戲蜂游蝶喧咽乎園林乃檜山君宅也
生忽念旧事中心甚喜佯醉墜馬卧而不起宮人出門聚
會視者如市時檜山君捐館已閱三期素服初関夫人寂
寞单居無以為懷欲視俳優伎儒舍侍婢扶入西軒卧以
錦文席枕以竹夫人生昏〻然瞑目若不自覺悟於是倡

夫工人羅列中庭家樂齊作百戲俱張宮中侍女紅顏粉面綠鬢雲鬟捲簾而視者可十數許人而所謂英〻者不可見也私自恠之莫知生死睇而視之則有一少娘出而望生入而拭淚乍出乍入不能自止蓋英不忍見生不禁淚流恐為人所覺也生望之心甚惻然〻〻日已夕矣知其不可久畱久伸而起顧而驚駭曰此何所也宮中老蔵攙趍而進曰是乃檜山君宅也生益驚曰我何為來此耶蔵獲乃以實對生即欲起出夫人念生醉渴命英〻奉茶而進兩人相對不得出一言徒為目成而已英奉茶既竟將入于內則華牋一封落自懷中生拾而藏之袖中而出纔上馬還家坼而視之其書云薄命妾英〻謹再拜白金郎足下妾與生不相從又不能死滅殘骸餘喘至今尚存豈妾微誠念君不至天何漠〻地何茫〻桃李春風閉妾深宮梧桐夜月鎖妾深閨久廢絲桐蛛網封匣空藏寶鏡塵土滿奩斜陽暮天能添妾恨曉星殘月不知妾心登樓

望遠雲蔽妾眼倚門愚眊愁断妾夢吁嗟郎君妾寧不悲
老嫗捐世欲寄音書無由可達徒想面目每欲断腸假令
此身更獲相接衰容已改必不為君妍不識郎君亦念妾
否天荒地老妾恨無窮嗟哉奈何死而已矣胸襟凄然不
知所云書下復有七言五首一曰好因縁是悪因縁不悪
郎君只悪天若使舊情猶未絶他年尋我向黄泉二曰一
日平分十二時無時無日不相思相思何日期相見深恨
人間有別離三曰柳憔花悴為情鏡裡唯憂白髪生自
是佳人無喜事墻頭晨鵲為誰鳴四曰別来忍掃席中塵
為有郎君坐卧痕寂寞深宮消息断落花芳草掩重門五
曰欲寄幽懐寄難得幾回呵筆縁窓前空教別後相思涙
滴在弄牋一封斑生覧之沉吟受玩画倉英々倍於曩時
然青鳥不来消息難傳白鴈久絶音信莫寄断絃不可復
續破鏡難得重圓憂心悄々展轉何益形銷本鑠卧而成
疾幾過数月有同年李正字者来問生疾生携手陳情告

以疾祟正宇驚曰君疾愈矣夫檜山君夫人於我姑氏義
切情親可以達吾所欲言且夫人失所天以来信幽明報
應之説不爽家産珍玩好為人捨施可為君圖也生喜曰
不意今日得見第山道士矣乃更為申々然定約束再拜
而送之正宇即日往于夫人前告之曰向於某月某日反
第壯元金姓者醉過門前墮馬不省人事姑氏命扶入西
軒有諸曰有之曰令英々奉茶慰渇有諸曰有之曰是乃
姪之壯元金某也為人才器過人調度脱俗将大有為之
人也不幸得疾閉戸卧吟已過數月姪朝来暮往問疾則
肌膚憔悴氣息奄々令枉朝夕姪甚憫之問其所由則曰
英々為祟也不識使可活諸夫人感激曰吾何惜一英児
使伊人寃結以至於此死亡也即令英々就生第二人相
見其喜可掬生僊氣頓蘇數日乃起自此永謝功名意不
娶妻贖英為良與英々相終始為生與英々唱和詩文甚
多積成卷軸而生無子孫不傳於世吁可惜哉

山水圖

恠哉畵工之造化也一尺錦繡畵天下之衆山一尺彩屛畵天下之衆水則高山大川飛入於彩屛之中也首陽淨嶸巍巖蒼蒼則伯夷高栖之處萬古分明潁川溪流水波粼粼則巢父洗耳之處千載依然商山水綠采蓮之曲如生於白雲之裏赤壁水涵扣舡之歌如唱於碧波之頭也箕山在此許子之去瓢可想湘江在此屈子之投死可惜蜀山巉巖可以見虞舜氈裘之轉吳江波濶可以見公孫鉄鎖之禦尼丘屹然叔梁之禱依俙瀟湘水碧皇英之塜埋沒波廣易水荊軻不還寒風如篇日落烏江項氏不渡短棹如倚噫高山或東西而水在其間者有之長江或南北而山在其間者有之蔚蔚蒼蒼而各有勝景矣萬仞高山白雲長鎖山如雲雲如山也百花蒙蒙於山之上山之下樹陰綠綠於山之左山之右則山色半紅半青春色長留山陽桃花何時結爲山陰猿聲何時聽爲峨眉山東玉輪

長掛千里長江綠烟長沉水如烟〻如水也垂楊陰濃於水之南水之北則釣綠如垂潛魚輕躍於水之左水之右則玉尺如翻矣萬頃滄波孤舟長泛而迷其所如則乃尋武陵之舟歟乃訪五湖之舟歟不動不旋長泛波上經幾日月滄波千頃不聞喧群白鷗長泛波上不是流去也吁畫工之造化爲山則陖隈而蛟龍如走爲水則泓湧而[illegible]玉如翻矣山有雲水之景水有烟波之勝景雖真山真水之景何益於畫山畫水之景哉

北平新街口頭條胡同內五號車門內第二東院謝鐄